

嘉兴大藏经 大悲妙云禅师语录

大悲妙云禅师语录序

妙云雄禅师语录目次序启传卷一上堂小参示众卷二上堂小参示众卷三拈古卷四颂古法语行实卷五机缘联芳像赞垂问卷六诗偈佛事

住山东临清州大悲禅寺乡绅诸山请启

伏以青天雷震滹沱道出常情破院风光蠡水孤标绝俗狮窟既无凡类曹源自尔弥漫恭惟

妙云大和尚座下车溪源远鸳水流长诞英姿于登阊有截铁之机契针芥于金明真超宗之侣冷泉亭拈提竹篋古话猛从胡饼讨汁北高岭仰见新月方升顿尔大地平沉从此天涯遍历无一可话岁寒末后禾郡息肩撞入介老龕瓮久潜光于水边林下壁立真风方现瑞于优钵罗华入廛垂手兹者大悲禅寺原为古宿道场时节既臻因缘匪偶祥等久钦道范特发惓怀敦请移锡光临丕颺宗旨知断桥正脉当昌而敬畏渊源将大伏愿撒漫天之罗网捷冲浪之鯤鲸金刚圈栗棘蓬令吞吐者翻转本来面目木札羹铁酸馅使啐啄者籍没久住园林将见重兴祖道三草二木而法雨均沾宣扬宗猷此土他方而道风一贯肃此布陈颺侯慈旆不宣。

法末林启祥 冀信之 高守节 冀霖

范永兆 林秀 鲁明经 崔际汉

徐守志 崔璠 柴明山

诸山照 干圆 光寂 果普 镜

智水 海舟 同顿首拜

住浙江嘉兴府三塔禅寺绅衿请启

伏以道周宇宙九天之佛日重开理证圆通千载之法轮永固朗心田之宝镜自古为昭燃觉苑之明灯于今为烈恭惟妙云大和尚蚕丛独辟堂奥先登脱下青衫便着七斤之布掷开翠镜已持八角之盘系出断桥允矣猊台秀种衣传介祖卓哉狮吼奇儿执鋤斧以开山名扬济岱把竹篋而显道威振龙天值飞锡之北来水源木本喜慈航之南渡法乳薪传兹有郡治之西龙渊寺者雪飞千尺当年授拂之祖庭地涌三峰此日澄心之胜境尚虚十笏之地未逢九带之人特迓云輶用光莲座伏望合众善以同归现三身而说法宝幢竖而圣凡共拥鸟啼花落尽属真詮圆音唱而龙象偕来流水行云天然妙证从此客船渔火无非击竹之机还看夜月钟声尽入拈花之案(庭)等持四句偈恒苦舌本生疏参一味禅每虑拳头不识总冀垂慈曲全良会将马鸣龙驭悉驱驰三乘之年并石女木童俱歌舞四门之日矣临楮瞻依曷胜虔祷。

法末王庭 钱江 吴源起 沈克劭

沈瞻日 屠又良 毛延芳 沈御日

葛天麟 钱柱 李御 葛天凤

高孝本 徐祚增 沈京文 王 沆
张 晟 曹彦枳 项 谦 朱彝政
张联箕 项惟贞 张龙骧 项惟聪
金世珍 吴陈咏 何密 葛天鹏
王怡善 金世熙同顿首拜

景德法侄请启

伏以云开五色之奇日众中天之丽千华现瑞重重祇树竞芬芳万汇呈祥湛湛龙渊标胜境恭惟

妙翁法叔老和尚倪座下断桥嫡脉临济真传得心印于蠡湖开炉 于齐国用白拈手段师表人天显黄檗大机权衡佛祖扫尽狐禅窠窟早知七事随身觑破魔外机关久钦五明在目启宗纲之既坠须是其人救法运之将颓全凭作者兹三塔古刹禾郡名蓝于四十年前赖主峰师伯以中兴今三载之后因劣侄缘疏而他适欣诸护之同心同力迎法驾以斯允斯来仰冀象旆早颁狮幢速驻挝毒鼓于当轩群迷总教唤醒施法雨于大地顽石俱皆点头庶僧众之有归而丛林之有主輿情普洽缁素观光临楮翘勤恳切之志谨启。

景德愚侄机旭和南九顿首拜

大悲妙云禅师传

茗程司训驾水逸民同门弟真性罗开麟撰

古来法门宗匠唯是真参实悟以本分接人不动声色而化被群方斯足尚焉若吾大悲法兄禅师具人矣师讳真雄字妙云原藉浙之金华徐姓父仲芳任登州都阍以官为家遂为山左人师自幼喜悦三宝俄逢鼎革父弃官入空门师亦随父驱乌受具戒首参具德和尚究竹篋话一日至北高峰仰见新月忽若大地平沉遂尔疑团扑落复饱历烟水若木陈费隐簪庵浮石玉林牧云诸尊宿无不刮目相看争欲网罗异宝然师少可其意最后抵禾城金明一见本师介老人心中大愜曰是诚吾师也老人云云封狮窟向背无门汝从何而入师曰从门入者不是家珍老人曰汝是行脚僧为什向驴胎马腹里作活计师曰今日亲见和尚老人曰汝看老僧眉毛落了几茎师曰生也老人曰浆水钱且置草鞋钱教谁还师曰和尚欠多少老人便打师曰不入洪波里怎见弄潮人老人曰汝见个甚么却恁么道师曰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老人曰参堂去自尔机锋箭拄老人复加百炼师遂破最后重关师与主峰兄侍老人围炉次老人曰火炉头有个宾主句汝道看师曰和尚坐某甲立老人指火曰者个为什么向寒灰里发焰师曰非为分外老人以火箸敲炉曰还跳得者个出么师曰不独某甲直饶三世诸佛全身在里许老人曰大须仔细寻命掌院事执劳六载舂米次老人至问子还是为众竭力资养己命耶师曰喂驴喂马老人曰子是第几头师曰将谓无人证明老人便与一掌壬子元旦老人升座拈香祝圣毕乃曰卓锡蠡湖念五春今朝意气出常情海天阁外纷纷雨带水拖泥祝圣

君拈拂子召众曰世尊说法四十九老僧开堂二十五灵山拈花金明竖拂且道是同是别师出礼拜曰且喜老汉今朝瞥地老人竖拂子曰只者个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且道承谁恩力师曰粉骨碎身未足酬老人打一拂子师便礼拜起依位而立老人即付师衣拂法偈曰狮子窟中事善哮吼者得今得本无得无得得亦得未几老人谓师曰子因缘既熟无久滞此古人云未有常住而不行者水边林下把茅盖顶顺时行化续佛慧命师领旨北辕渡江淮抵清渊驻锡天中阁潜行密用圣凡罔测癸亥春应请住大悲禅寺寺故唐宋以来知识道场缘前住不称将鞠茂草师竖大法幢驱诸野狂独标济天风月顿使颠覆维新师感炎凉时态岑寂世缘孤高壁立四方宿衲景附云从师一以本分草料相助虽铁额铜头必敲骨验髓务使个个点睛破壁人人踞地顰申故其门人分猷布化散处诸方者皆头角崑然也师居恒所食瓔珞一瓢所衣敝衲百结环堵萧然有杨岐雪珠满榻之风学徒非断臂者流鲜望崖而退舜日杲公赠言云谁言我叔成痴癖华顶风清熟解跻盖确论也师钳锤恶辣绝不容情至其处世谦光不受礼拜志愿三篋束肚一茅遮顶则又有云栖古宿之风尝睹薪米狼藉躬检入厨诫诸子曰粒米茎薪檀信膏血若不感恩(努力)顿悟己灵而反致轻忽恐难消受尔方丈不私享用孤筇行化稍有赢余即惠贫乏或作胜事也师自壬子离金明至庚午冬仲从东鲁来禾屈指十有九稔矣余迎笑谓曰兄大作佛事而荣旋祖庭古云游子悲故乡此其时欤俄阅其行实知行解相应一言一行俱可堤捍狂澜模范后学因摭拾其大略云尔。

空诸性曰传之为言传也传也者传其人也传其人传其神也今著述家每传一人辄多铺语未免藻绘损神师之行解超群轶格余传之不敢妄加点染或曰师本不落朕迹似神龙无首非若灵龟曳尾子今传之非点染而何余曰不然法门秋晚流俗波靡佛祖正眼留作人天标表此亦颓波之柱石霜干之硕果也又乌容以不传况师法道方兴行见妙云弥布一雨普沾尽法界虚空界遭其荼毒者未可涯量是又非笔墨所及矣。

妙云雄禅师语录卷一

住镇江甘露寺嗣法门人机德编阅

住山东临清州大悲禅寺语录

康熙癸亥二月师在护国受本郡州牧佟公州尹卜公暨阖郡绅袍护法融涵老宿等请于三月二十日进院。

山门惟此一门通天达地直下无私一超直入。

韦驮丛林屏翰法社干城权衡在握邪正是凭。

佛殿麻三斤乾矢橛阁置一边天上天下唯吾独尊阿谁证明新长老到来如何即是顾左右云大众记取展具作礼。

伽蓝七事惟荷百凡仰灵振领提纲条令斩新。

祖师庞眉皓首形影诡诞灵山嫡旨各妄宣传今朝捉败无地躲闪插香展拜。

据室拈拄杖云过去诸佛于此转大法轮未来诸佛亦于此转大法轮新长老于此

又如何施設卓杖云棒头产下玉麒麟。

即日封翁林芝山高双泉明府冀霖同众士庶请。

上堂师拈疏云者道符子推不向前约不到后从诸大护法笔尖上涌出落在山僧手里岂敢囊藏也要大家相委悉度疏云维那分明宣说指座云。

法王宝座千古遗踪不是其人徒增希冀新长老到来如何即得喝一喝遂升拈香云此一瓣香根盘毗卢之先枝敷楼至之后高而无上贵不可极爇向炉中奉祝当今皇帝圣躬万岁万万岁皇后齐年太子千秋伏愿帝基永固垂拱致治此一瓣香为云为雨为瑞为祥奉为满朝文武本郡尊官现前缙绅檀护并诸山耆宿伏愿禄位高增子孙瓜瓞此一瓣香灵孕浩劫毒深沧海千寻浪里翻身百炼炉中辊出末后到金明结尽冤仇抱恨抱怨无处伸雪今日人天众前拈出供养前住径山天池次住广福敬畏传临济正宗第三十一世金明堂上过去本师介庵进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敛衣就座舜日大师白槌毕师云若论个事诸佛列祖口挂壁上虽则官不容针山僧到来傍开一线拈杖一卓云莫有不惜性命底出来与拄杖子相见僧问毗卢顶上草生青金刚脚下死蛇横玉殿苔封意作么生师云铁轮天子寰中敕曰天时地利四众咸和祖意教意为同为别师云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都曰蠡湖滴乳传芳永旧店重开法化新师云也要大家出只手曰一句浑超诸有象千载黄河今又清师云好个消息曰学人今日小出大遇师打云切忌诈明头问拨草瞻风瓦砾光生如何是大悲境师云云眠断碣鸟宿迦头曰人杰地灵缙素骈臻如何是境中人师云眼生眉下耳挾腮边曰人境已蒙师指示正令全提事若何师劈脊便棒曰作家宗师天然犹在师云同道方知乃云刹竿竖起古店重开揭开宝藏浑出家珍撒向诸人面前一任取足与么会得犹较些子不与么会拄杖子别滋一路蓦卓杖一下云破魔王窟宅展佛祖家声须凭者个握金刚剑悬肘后符要是其人山僧今日承诸檀命义不容辞斩莽披榛凿开生佛面目垦土掘石露出本地风光顿使寒灰发焰枯木生春石狮哮吼惊起青山头卓朔木马嘶风蹋断黄河水倒流正恁么时莫有向者里着得一只眼者么良久卓杖一下云手握金鞭问归客夜深谁共御垓行复举介老人住金明。

上堂云破禅堂灰头土面破佛殿驴额马腮破山门擎拳持杵破佛阁待月眠云破钟楼知音者少令一队破衲僧居此以破破不破破破不破不破不破底运用无穷直教七通八达若是超宗异目山僧祇得另眼相看将破破底相待众中有斫不开劈不破底么出来金明与你破破去也师云运壶中日月用格外钳锤号令人天权衡佛祖不无者老汉若欲扶竖临济纲宗要且未在山僧当时若在将具展开画相卷作一团抛向背后展两手云诺看他如何合煞诸人者里会得燃灯佛与你同参卓杖一下云换骨洗肠重整顿通身是眼更须参。

开基示众地老天荒岁月长何代传留古道场而今生面重抛出瓦砾从教尽放光拈杖卓云真机独露揭开万象顶 大用现前捩转虚空鼻孔顿使春回大地法运咸新

化育无私恩光普洽于一茎草上现出琼楼玉殿坐微尘内转大法轮山河大地情与无情一齐喝彩惊得须弥山王恶发一时六种震动直得四天门王擎拳合掌狸奴白牯东触西触山僧一一从头按过不免将金刚圈栗棘蓬木札羹铁钉饭尽礼款待各个礼谢而退大众且道具何三昧有此庆快恁么会得大悲与你同一鼻孔出气还有恁么会者么卓杖云一茎草上琼楼现万象丛中梵刹新小参僧问大机大用即不问向上提持请师道师云一棒一条痕曰德山棒临济喝礼防君子若有个不假钳锤的如何指示师云饶钩搭索曰湛湛青天为甚也须吃棒师云未是阇黎着脚处曰祇如无位真人还有吃棒分么师云那个是无位真人僧无语师打云只者是僧礼拜师又打问学人弓折箭尽请师赐棒师云降将不斩僧拟议师打曰莫妄语好乃云诸方聚头喧喧谈玄说妙争似大悲者里土面灰头虽处城市不异山居有时天共白云晓乌衔花落有时水和明月流风送琴来凡情圣解无处安排得失是非了无位次设有辩如瓶泻问似云兴到者里那堪措足化城客作未可观光蓦卓杖云放开一线只图诸人总见总闻还会么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却迷巢。

金明介老人弥勒开光命秉拂小参月皎天空光吞万象宝镜当台千差莫隐祇如古德云天上无弥勒地下无弥勒且道弥勒在甚么处蓦指像曰大众只在者里一向灰头土面今朝尘尽光生大似笑不彻底没眼长老雄上座与你点出以笔点眼云看看直得照天照地一星也瞒他不得且道得何三昧喝一喝云忽地全彰兜率界当轩独坐笑盈腮。

佛诞上堂僧问善财参五十三员知识因甚不闻作佛师云道士不持锡曰龙女一见如来为何直往南方成等正觉师云比丘不炼丹曰学人上来如何记荊师云一头两只角曰谢师相为师云且喜头角峥嵘僧一喝师云正好拖犁拽耙乃云佛身无为不堕诸数惟吾独尊一场漏逗再睹明星添沙眼里灵山拈花笑杀头陀临末稍上做尽伎俩更道善观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则有明日则无用彻自己心笑破他人口检点将来脚跟下好与三十何也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

山铎和尚书至上堂溪山各异云月是同矗矗华峰逼汉融融桂乳飘香正脉弘通后学有准不胜忻跃之致曷蒙上足驰书远抵东鲁过辱殷勤观瞻无已以杖召众云还有委悉者么良久云昨日看云眠白日今朝鸿雁落丹墀。

结夏小参结却布袋头水牯牛东触西触且喜水足草足忽地撞倒铁壁银山打破赵州关趁出杨岐驴子胡狗不识羞成队走诸仁者莫莽卤二六时中好看取蓦竖拂子云是甚么掷下云咦将谓象骨鳖鼻蛇却是南山白额虎。

端节上堂今日时分大地草灵拈来无不是药用之百疫消清蓦竖拄杖云看看亦能杀人亦能活人莫有知此利害者么良久卓一下云神农尝不得耆婆罔辨真。

晚参举如意云者着子极简便不用安排随处显现盖缘诸人逐物意移迷真返正致令河边受渴饭箩里耽饥殊不知大道无向背至理绝离微向上一路不用钻研松风

水月尽是当人妙用虽然犹是衲僧转句祖师门下别有生涯击如意云还委悉么若无拔山力乌骓不易骑。

解夏小参秋风才动遍界凉生万汇凋残金声普振大悲者里九旬期满炉锤活脱不意泥牛血迸秤锤汗流赵州東■■■芦引蔓瑞岩石上主人唤惺正当恁么时如何是衲僧行履处芒鞋蹋碎沧江月拄杖拨开岳岫云。

住中天阁余素庵请上堂拈拄杖云拈起也函盖乾坤放拄杖云放下也截断众流横拄杖云弥纶万有含吐十虚玄要主宾偏正君臣三乘五教顿渐偏圆蓦卓杖云百杂碎了也还有会得者么良久复卓杖云与你一緉草鞋。

因事上堂九年面壁土旷人稀平地波生骇人观听或现三头六臂呈能呈伎或逞无量神通作多般计巧大悲者里玄黄不涉何用致雨腾云一向冷恹恹地终朝默坐皆因世道秋晚人多斗诤如犬咬枯骨群吠见之竞来喧争才知味淡而痴火顿息大众正所谓黑风吹起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只如坐致太平一句又作么生卓拄杖云老将不用谈兵策自有东风致太平。

上堂大悲有一句子不是祖师心印亦非铁牛之机突出虚空触不得背不得且作么生即得还有道得底么良久拈杖画[十○]相云善吉维摩谈不到目连鹞子视如盲。

上堂毛吞巨海芥纳须弥死款不劳拈出大悲者里随机设教遇缘应机与诸人平地展演事无不当烹金琢玉要假本分钳锤夺食驱耕须凭超方手眼若从空放下顿歇驰求不移寸步百城俱到弥勒楼阁何用再见文殊山僧今日打鼓敲金为诸人奏凯去也以拂子击禅床云万国醉心尝大鼎相将携手上高台。

金明先师介庵和尚讞至上堂飒飒金风体露纷纷红叶翻飞坐断报化佛头人天杳无消息拈起讞音云既杳无消息者个是甚么虽然大悲一向为伊瞒过今日掩彩不住不意者老汉到此田地大■■■仔细思量大悲通身是口也不能尽说他恶弊以袖掩面云哀哀。

起七小参僧问把住向上牢关徒劳侧耳放开百千三昧平贴商量如何是第一玄师云拟议堕机前如何是第二玄师云有口不能宣如何是第三玄师云千圣绝言论如何是第一要师云坐断虚空窍如何是第二要师云悬崖撒手妙如何是第三要师云妍媸俱该照三玄三要蒙师指末后一句事如何师云断碣无文字义新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草鞋咬脚曰学人不会师云不是有心乃云红炉火着焰腾空逼得乌龟上翠丛无论顽铜并钝铁铸成宝剑任磨砢竖拂子云洞山三斤麻山僧扎作一柄拂若唤作一柄拂却是洞山三斤麻若唤作三斤麻却是山僧一柄拂且道唤作甚么即得一僧云不可唤作和尚拂子一僧云也不是云门干屎橛一僧云和尚莫热瞒一僧礼拜归位师云总没交涉虽然就里一个滚热又僧出曰请和尚道师以拂子击禅床云三十年后有人悟去在。

示众你有拄杖子与你拄杖子富嫌千口少你无拄杖子夺却你拄杖子贫恨一身多虚空扑落地无奈痛愁何卓拄杖一下云云在岭头闲不彻水流涧底太忙生。

除岁小参僧问腊尽春回即且置观音菩萨将钱买糊饼放下手云却是馒头意作么生师云因斋庆赞曰便恁么会意如何师云错过不少僧便喝师云纵饶喝倒须弥山也是阶下汉僧拂袖归众师云自领三十棒乃云大家聚首叙寒温无数心情彻底倾赖得雪枯冰焰烈好看春色到黄昏召众云大悲者里殿堂破落满床雪撒珍珠厨库朽虚往来雀鼠不至家风冷淡客到清茶不效诸方椎锣伐鼓闹热门庭何期尔辈不事器焰甘受阇寂适当与诸人分岁乾矢橛麻三斤丢过一边炊黍米饭烹露地牛诸方旧例山僧此间细剪白云薄切清风以虚空为盘泰山作筋更倾太液池煎龙脑茶将东海作杯一任饱餐且道是甚么滋味倘或不知三十日阎老子要与你算饭钱在良久云不经霜雪苦难话岁寒心。

岁朝上堂挝涂毒鼓闻者尽丧竖摩醯目见者俱瞎见之闻之而不瞎不死者岂可同日而语道哉乃拈拄杖云今朝新岁全无忌讳且听下文一齐嘱累卓一卓云宝塔尖头豁开释迦眼睛千华台上露出达磨鼻孔东君布令万象腾辉。

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林下衲僧顺时纳祐且道祝圣一句作么生道复拈香着炉云一炉沉水盈沧海仰祝 当今亿万年。

元宵上堂千灯万灯燃于一灯江月山月本乎空月月里灯明灯中月皎三千大千光光交彻如宝丝网进一步重重锦缝开退一步尘尘三昧起寒山拾得遏捺不住弥勒释迦卓锥无地大悲拄杖子一着争先倒骑三脚驴拽脱汾山鼻孔踢断帝释脊梁绕四天下一匝坐地看鳌山春色无高下拈拄杖召众云我见灯明佛本光瑞如此。

佛涅槃日上堂梨花白柳枝黄山左山右绿砌池塘莺歌兮韵啭王乔之玉管燕语兮声绕谢氏之雕梁如来紫磨金色身一天真一明妙只如烟烬火灭时金色身即且置如来在甚么处卓拄杖一下云晓来一阵催花雨马蹄何处避残红。

观音诞日上堂僧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云澹烟疏雨洗黄昏曰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云满头白发盖霜颜曰如何是人境俱夺师云云封古寺野客迷踪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师云农歌细柳鹤舞苍松曰行解相应恢祖道离名离相振纲宗师云口衔霜刃太惊人士问清光匝地明暗交辉如何是观音妙智师云能救世间苦曰直捷提持不择冤亲盲聋喑哑如何接导师云识得你是俗人曰恁么则一踢鸿门两扇闲师云汝见何道理却恁么道士便喝师云昨夜三更月到窗士礼拜师乃竖拂子云观音菩萨来也在山僧拂子头上显大神通搅长河为酥酪变大地作黄金直教一切有情随心满愿大悲者里理长即就牛头没马头回一任蹴蹋合水合泥有甚么限检点将来未是衲僧极则以拂子画一画云且待别处商量只如庆祝圣诞一句又作么生挥拂子云香云堆里见圆通千手施为不自功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声识妙容。

浴佛上堂示现皇宫计尽谋穷雪山成道重加作造再转法轮不堪听闻露出双趺

臭恶难收大悲今日不似老韶阳掉转旗枪喝一喝云者一杓恶水也要你承当。

介庵和尚忌拈香前年今日捩转鼻孔今日前年囊空剩颖直得天下太平森罗喝彩且道大悲者里又作么生插香云大众还知么西风满院愁无限九曲河声动地流。

金明古灯和尚至上堂中流砥柱莫迟疑妙手擎天赖主持蠡水杖头涓一滴宗纲随处耀金铍竖拂云高而无上渊莫可测打开线路宝印腾辉大道随方建立至理触处弥彰全提正令于寰中大展威权于阃外若是坐断报化佛头难为凑泊欲求轮王髻珠必先抛砖引玉复举昔在金明尝闻先师举破破不破破破不破不破不破底句以验方来者则公案多年蕴在胸中信知无人发明若非古灯法兄大悲此生无由拈出下座与头首大众殷勤敦请伏望警欬雷音作狮子吼声。

正定禅宿同乡铎高双泉供法衣请上堂问大庾岭头提不起即且置只如施主供衣饭僧得何三昧师云亲到宝山莫教空手而去曰干三连坤六断一线贯通因甚坎中满离中虚师云蓬来三岛黄河九曲曰世尊传金襴外别传何物师云眼见如盲口说如哑曰请师曲开方便师云我佛过去久矣乃拈法衣角云者个滞货灵鹫传来及到东土黄梅夜半密付大庾岭头拈掇不起递代相传殃累不少今向檀那针锋上涌出有个正定禅宿和盘托来仍请山僧举扬令现前缁素无不见闻无不信入各个蹋着故乡田地恁么会觅火和烟得不恁么会担泉带月归大悲与么道未免舌头托地只如举扬一句如何即是拈拄杖一卓云但愿皇风吹遍野群萌普洽福田增封翁林芝山中书林文伯请放生会小参鱼游困而止冻鸟飞倦而知还蠢动含灵莫不贪生惧死兹现前众信体全物命捐赀赎放令其水陆空行脱离笼系以免刀砧鼎镬之苦各遂逍遥更请山僧为其指个入路乘此大法各获正因共登觉地永出轮回此段胜心诚为希有竖拂子云大众一切众生向者里成正觉已诸人分上且作么生挥拂子云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酬宿债。

受嘉兴三塔请上堂明镜当台照彻佛祖心肝宝剑临风那许痴顽在目直得没顶塔 跳上天师子桥哮吼入海汶水吹笙土山作舞惊起铁牛踏倒弥卢山王帝释尊天蹲身无地正恁么时正不居正偏不坐偏虎穴魔宫自由自在以拂子召众云且道是甚么时节乃击拂子云有意气时添意气得风流处更风流。

先师介老人忌拈香你先前年向我说去年今日事我道你出语不稽我前年今日望你信思量不是去年时及到去年今日又无信只道你口说无凭今年前日忽接计果应先前年说话特烧一瓣紫檀煎三盏白乳不是报你恩德为你说话不虚乃烧香云呜呜当年枉受你奇冤今朝更恼人肠肚。

嘱天乳哺西堂上堂向上一路释迦眼睛正法眼藏达磨心髓拈拄杖云木上座久默斯要今日蓦地机先动容古道可中有个打破罗笼踢翻窠窟的戴角擎头克绍先猷典型后学大悲者里有个破沙盆子从来无人觑见乃拈法卷示众云还有于此会得么天乳西堂出接卷云昔日灵山亲记蒯今朝大悲转光辉师云以何为证乳曰开基创业

前王事端拱持盈后帝心师云即今事作么生乳珍重礼三拜师云如是如是卓杖下座。

别驾牧公项大士至上堂蓬户家风别苔生丹灶寒年来踪迹泯相续也大难大悲者里断碣委地榛莽参天木上座十载前拨开生面蒲牢子从今日吼破云端古佛堂前乌兔争飞夜明帘外不通凡圣今朝有次庵大士同出师门幸旌盖辱临破我岑寂山林增色瓦砾生光直得车溪水长高济北鸳湖浪涌涨黄河只如弟兄相见如何话会挥拂子云共掬湖天波底月坝簾迭奏动云泥。

金明介庵和尚忌法眷请上堂九月廿三日吾师示寂灭今值十周辰饮水忽遭噎东山十件事一事亦不设杰祖曾有言子不谈父德千古袭断桥曹溪真滴血万丈蠡湖波溶溶吞海月杲日丽中天不似尘劳热火里青莲花红炉飞片雪蛙步岂能随追风天马烈时流漫度量轮王三寸铁不是扬家丑对众闲饶舌特报与诸人从头须打彻且道打彻个甚么击拂子下座。

受三塔请辞众上堂虚玄大道无著真宗随方建立遇缘即应灵符在握竿木随身照用全彰杀活临时去住随机自由自在有时深藏宝镜妍丑不立有时揭开华藏遍界光辉兔角杖威狞似虎着着超方出头天外谁是我般虽然只如古人道有佛处不得住无佛处急走过众中莫有会得者么卓拄杖云三千里外分明记取。

嘉兴大藏经 大悲妙云禅师语录

妙云雄禅师语录卷二

住北京妙峰法云禅寺嗣法门人机相编录

住浙江嘉兴府三塔景德寺海会禅院语录

师于康熙辛未扫金明介老人塔于大慈次年受合郡绅衿公请于二月十二日入院。

山门卓拄杖云既到者里那堪回互不二法门大方阔步喝一喝。

韦驮修戒定慧护佛法僧四大部洲因甚那一洲不到合掌云太平不用将军令。

佛殿家无二主你是阿谁然则如是诎失礼仪乃展具拜起顾众云切忌妄通消息。

伽蓝你有五通我止一通正令全提鞭影何从插香云今朝无别谓千古振宗风。

祖堂者一队汉三五成群递相热瞒今朝看破不值半钱。

据室我为法王于法自在若圣若凡泥团土块设有个出格底来蓦卓拄杖云切莫错怪。

当日别驾项牧公同众绅士办斋请上堂师至座前拈疏云夫子之言达磨心髓外道天魔徒劳侧耳若要大家总知且听维那表白宣毕。

师拈杖指座云宝王座前人天普会山僧到来一场特地便升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根蟠浩劫树秀今时爇向炉中供养本师。

释迦文佛伏愿化身亿万拯摄沉迷此一瓣香最尊最贵价重山河端为祝延
今上皇帝圣寿无疆钦愿至德弘敷兆民普赖此一瓣香德合天地功并日月奉为满朝
文武本郡府主邑侯各位尊官现前请主绅衿缁素惟冀天爵人爵以增崇智山寿山而
巩固复于怀中拈出云此一瓣香拈起则逼塞虚空放下则大地平沉亲从蠡湖得来恩
大难酬第二回拈出供养前往径山天池次住敬畏金明传临济正宗第三十一世介庵
先师进老和尚用酬法乳敛衣就座晦岳和尚白椎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师云第
一义谛佛祖觑不见衲僧提不起还有向未举已前荐得者么紫渊问玄风久振为祖佛
权衡慧日高悬作人天眼目请问如何是人天眼目师云火迸星飞曰祇如四众临筵将
何指示师云风清清日杲杲曰恁么则恩光遍布大地均沾师云且喜功不浪施曰光敷
景德千华秀水长龙渊一派长师云不劳赞叹乃挥拂子云垂钩四海只钓鯢鲸据座披
衣为求知识蓦竖拂云过去已过去未来尚未来今日正当山僧说法直以大圆觉为伽
蓝安住平等一如法说令现前缁素亦如法得解然后同声相应同气相和号令人天权
衡祖道直使魔外绝迹生佛普该入一微尘现无边身相坐毫端内转大法轮山河大地
明暗色空情与无情总在者里头出头没喝一喝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间无水不朝东
结椎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师下座。

当晚小参灵机廓彻智照洞明遇缘化物道岂虚应奋坚密身坐断十方豁智慧眼
该罗一切示七步周行指天指地作师子吼音不无释迦老子后来有个跛脚阿师显超
群作略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贵图天下太平可谓赤心报国拣点将来也是冬行春令
新龙渊恁么批判且道意在于何诸人还知落处么拈杖卓云从前汗马无人识只要重
论盖代功。

佛涅槃日上堂天地同根万物一体释迦老子还在里许么若在里许在甚么处若
不在里许又道佛身充满于法界如何得恰好去于斯见得彻四月八日示生皇宫腊月
八日睹星悟底与二月十五双林示灭总不出者个大众还见者个么山花开锦绣涧水
泻银涛。

达磨祖忌拈香九年面壁计较难成五番中毒不胜凄清将谓传上乘之一心谁知
受无极之苦辛后代儿孙那想到者个真情龙渊今朝虽覩面曾记得老臊胡缺齿在当
门。

佛诞上堂未离兜率已降皇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未出母胎度人已毕夜半正明
天晓不露老瞿昙既具斯等神威何更向阎浮世界撒沙撒土后代儿孙唤作正法眼东
钉西钉看看做个破沙盆只贮几杓恶水岁岁今朝蓦头淋将谓报德酬恩可怜生枉受
他多少零丁千古万古谁与慕西秦然虽如是连喝两喝云且喜天清地宁。

结夏小参展衲僧巴鼻运格外钳锤须是恁么入堪作恁么事主宾互换棒喝交驰
也要是个汉否则皆成戏剧会得底自不徒劳不会底切忌错过九十日内参要真参悟
须实悟若向者里能所俱寂物我双忘龙渊痛与二十拄杖且道龙渊具甚么眼目卓杖

一下云意气不从大地得英雄岂藉四时催。

李蛟门特请于真寄亭上堂蛟门拈香云解脱香解脱知见香光明云幢遍法界爇向炉中供养妙云师兄和尚惟愿慈悲显露先师大人之相令此一会之众共睹慈颜正所谓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天封室内现紫金身师竖拂子云还见么如我李法兄适来所供是实毫发不易真真池莲开畅古佛心寄寄石边兰拂祖师意若是已过的自然别露风规倘留观望那堪共语兹因李居士再三重命升于此座诸人还见先师大人相么良久云两轮日月磨今古一片乾坤傲却灰。

供罗汉示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半百应真僧次第入道场有神通的腾空而至未心空的水陆频臻总受檀那供养只如木上座还受此供养否以拄杖一卓云随众获安乐。

晚参师云有个汉终日行寸步不移有个汉终日坐足遍天下都来合吃龙渊二十棒且道过在甚处。

祈雨上堂山土焦而流金海水沸而飘烁稼穡云枯竹树叶缩四海五湖石出水落蓐拈杖一卓云震动老龙宫雷轰并电掣打着东海鱼雨似盆倾出且道神通耶法尔耶喝一喝云雷鞭击碎金乌窟泻出沧溟遍九垓。

景命月旦上堂才过天中节便是六月一草木正方荣看看九夏毕人生如转烛光阴若瞬息三塔尾颠天矗矗望何极田园在处乐歌声个事分明休别觅休别觅日日日从东畔出。

解夏上堂当人一着至简至易向外驰求转疏转达得与不得总然一致龙渊者里有时把住佛魔俱敛有时放行凡圣同途若要当头坐断尽法无民只得放开一线曲为今时拈一茎草向四大海里搅动■竭龙宫直使洪波泛滥淹上三十三天浸烂帝释鼻孔金刚际下土地神从螭螟眼里翻身跳出叫道火发拄杖子忍俊不禁劈头一击瓦解冰消莫有与么会底么卓拄杖云生儿不食人间乳敌胜沙场岂用刀喝一喝。

上堂真机独露靛面相呈鉴地辉天迥超物表三世诸佛以此成道历代祖师以此利生天地以此包罗群象君王以此奠安天下江海以此流通不竭山岳以此巩固皇图圣人以此教化凡夫以此修证山僧以此举扬且道衲僧分上又作么生若有个汉出来掀倒禅床喝散大众不妨灵俐有么喝一喝云金翅鸟王当宇宙个中谁是出头人。

师诞日上堂竖拂子云者一着子超越群象之表迥出太古之先气偃鸿蒙光吞大野放一线道运回日月拨转乾坤到处逢源随方作主将四大海倾耳根里拈须弥山卓眉睫上东涌西没南涌北没上下及四维横纵无碍诸仁者向者里会得犹是建化门中事未为衲僧行履处喝一喝云劈开华岳连天秀泻出银河万派声。

病起上堂是病若有毗卢堕在凡夫是病若无普贤失其境界离却有无病根深固拈拂子画相云者是佛祖病根世医拱手耆婆罔测老维摩病堕落深坑马簸箕病殃累永劫有以病为药攒簇不得或有以药为病截断舌根药病两忘无人识得诸昆仲还识

病么良久啊 啊 。

晚参明头来明头打错暗头来暗头打错四方八面来连架打错总不恁么来时如何良久云惭愧煞人有僧出师起身入室。

到兴善鸳鸯湖和尚塔头拈香云披榛辟土创复普明于携李瓯宁德迈道尊再振纲宗于浙江闽海坐断紫云峰食橡餐松不让洌山祐老浩气迴诸方栴风卧雪慨见杨岐会翁不肖孙某匍匐远来九礼宰堵直得木人潜血泪舜若结柔肠谨具瓣香杯茗略表寸诚且道吾祖还纳受否烧香云秋老树翻红叶雨天高云卷翠微深。

先师介庵和尚忌拈香插炉云满煨一炉乾矢橛薰教阿师鼻脑裂谓是报德与酬恩头上安头眼着屑以袖掩面云哭不成笑不得一年一度今日时廿载柔肠成百结。

因雪上堂旋空翺翺霰天涯大地山川丑尽遮世界都卢浑一色梅香雪洁逗窗纱冻得铁牛无避处腾身跃过几恒沙撞倒梵天踏细须弥万象森罗锦上铺花且道神通耶法尔耶喝一喝云切忌眼里更着沙。

腊八上堂日冷风寒霜花匝地冻得老瞿昙眼里放花满口颠言倒语道个奇哉一切众生具有智慧德相何异昆仑顶上更觅虚空太液池边挑凉水卖令他后昆都不丈夫认鹿作马教坏天下多少男女尽是不快漆桶诸人还知世尊落处么拈拂一挥云若不铁牛频下泪蛟龙那识海宽深。

除岁小参纷纷雪压梅梢冷霭霭炉烧柏子香爆竹一声除旧腊茶蘼几点接春芳诸方此夜分岁龙渊随例抖擞赵州茶一任两盏三盏洞山果从教七桌八桌满堂菩萨子直得饱齁齁唱个田家乐弥勒笑盈腮释迦长打坐窠八东村化纸钱廖七西街放爆只如年尽岁穷一句又作么生卓拄杖云石人脚下冰生焰露柱抽条春满林。

元旦上堂鞭起泥牛耕大地春风吹彻五湖冰千溪万壑花含笑日色融融宇宙清森罗焕彩景象维新石女舞袖庭前木童把板云中于斯荐得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虽然如是因甚庵内人不知庵外事以拂子挥两挥云昆仑骑却鹭鸶飞蹋碎威音大顶 。

解制上堂今日元宵佳节锣鼓家家不歇街头赏玩憧憧村寺笙歌罗列鳌山马走人飞鹤渚高风明月仔细看来何迂走到天明难竭亦犹尘世迷顽忙忙终日无缺不识息心除妄直待油干火灭怎如林下道人优游安闲不彻空劫已前自己今世门头不借个里收放自由布袋打开不结今朝且喜禅流一任腰包顶笠山僧与么告报还我九十日饭钱莫道不说。

三月望上堂喃喃新燕语雕梁灿灿碧桃开大野公子游春兴渐饶踏青歌吹恣潇洒杨花满地舞春风过客长途飘野马古冢今人化纸钱今人不辨谁与假诸禅人还会么不知那个携春回顿觉霜花连鬓写
当今皇上圣诞上堂春风澹荡国界雍熙蟠桃花璨金枝大椿秀开玉叶万邦仰祝南山兆民同瞻北阙且道龙渊(臣)僧又作么生乃拈香烧曰万惟

今上皇帝万岁万万岁。

祈晴上堂久雨不晴浸烂须弥脑盖长风不息拽脱昆仑鼻孔乾矢橛麻三斤皮穿骨腿金刚圈铁蒺藜抽笋萌芽糍团变作绿毛龟石狮子口里生白醭衲僧脚下带水拖泥拄杖颠头云开日出森罗万象独露本地风光弥勒释迦豁开清净宝目乃喝云一挝毒鼓虚空破迸出金乌世界新。

上堂拈拄杖画○相云者里会得倒骑杨岐三脚驴趁起南山白额虎入林不动草入水不动波穿过达磨鼻孔踏断虚空脊梁把须弥山一捆百杂碎直向毗卢顶上行然虽如是良久云好语不须频话会留将和气暖丹田。

上堂僧问坐断十方湛然常寂如何是诸佛出身处师云昨夜西风过黄花满地金曰觅火和烟得担泉带月归师云凌空孤雁声落云端僧便喝师云果然僧拟议师便打乃云机轮未转佛祖敛迹针锋才露千眼廓开若是罗笼不住呼唤不回当炉不避火迸临场岂讳截舌到者里自当刮目相待设有个出来道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和尚何得分别好与痛棒何故有功者赏。

示众世尊横言直说黄叶止儿啼祖师东语西话鞭龟上石壁诸人朝参暮请怎似泼油救燃殊不知拟涉思惟即便烧杀所以道承言者丧滞句者迷若是直下便会多少快俊倘或拈一放一未免犯手伤锋我平常向你道拈却炙脂帽子脱却鹞臭布衫魔宫虎穴摆手逍遥地狱天堂纵横自在与么则奴呼弥勒婢视释迦不为分外有么良久云鹤有九皋方翥翼马无千里谩追风。

上堂僧问祖意教意即不问如何是空如来藏师云钵盂无底曰如何是不空如来藏师云黄河有盖曰如何是空不空如来藏师云风吹石臼念摩诃曰三空真的旨那个是知音师云你是村僧僧一喝师便打问如何是未生前面目师云乌龟向火僧一喝师云者是即今面目作么生是生前面目僧拟议师曰秦时 辄钻乃卓杖云击碎明月珠敲出凤皇髓未为衲僧极则若也别开方便不免证鳖成龟设有就里明宗崖州万里释迦掩室净名杜口赚杀多少人尽大地撮来如粟粒大鬼家活计直须踢着秤锤硬似铁无计较绝商量到恁么地犹未识大道真体且如何是大道真体复卓杖云见月休观指归家罢问程。

示众拈杖云唤作拄杖则触不唤作拄杖则背藏尽楚天月犹存汉地星只如触背不得唤作甚么刚刀虽快不斩无罪虽然也不得错会喝一喝。

师到金明众请上堂僧问玉律初回太簇节灯笼露柱冻颜开如何是宾中主师云逢缘即应如何是主中宾师云入廛垂手如何是宾中宾师云蹋遍红尘如何是主中主师云坐断千差曰宾主已蒙师指示新年佛法意如何师云风剪梅花落满城流水香乃云一法若有毗卢堕在凡夫万法若无普贤失其境界山僧到此祖庭不免随例抖擞逢场作戏辊雪峰毬打禾山鼓行临济喝用德山棒使令不虚空庭前梅雪里操香天封碑室中焕彩一个破沙盆递相钝置至我先师介老人彻底掀翻知音者少山僧昔年眉毛厮

结深怨难忘今日虽叨众请未免重添丑拙若论者个事诸人脚跟下光烁烁底何用饶舌拈杖一卓云座中若有江南客何必樽前唱鸂鶒。

到三塔龙渊寺晦岳和尚请上堂敲唱双举没弦琴上觅知音宾主交参无影枝头饶春色还有恁么会的么昔我主峰先法兄于此斩棘除秽竖石桥之的旨理败援倾提车溪之正印现宝王刹于毫端播宗风于末运晦岳法侄继踵芳猷光增前列力挽宗纲今日要山僧为众举扬个事三千七百栗蓬次第抛出诸人面前还有不犯观听者么喝一喝云他家自有黄金骨岂把栴檀入细雕。

谢道旧盘石安和尚至上堂举断桥和尚云面面对心心相知人情若好吃水也肥祇园老汉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则不无不当以官物作人情龙渊今日道旧相访只将曩昔相得意处重为拈出且道是甚么句子良久云一条竹篦黑漆你道有触有背山僧卤莽折却向道全没忌讳十载今朝覩面仿佛当年的意昨夜话到三更从前尽道不是大众且道同参不是山僧不是展开两手云不是不是。

上堂一拳拳倒须弥一踢踢翻大海释迦无处藏身达磨却来东土计较不成九年面壁引得后代儿孙聚头瞌睡赵州东壁葫芦蓦地打倒西壁呵呵仔细思量事不由己闹市里称杨称郑百草头说佛说祖断柄杓泼屎泼尿破策篱扬沙撒土十字街头石敢当日日口吧吧谈玄讲道三塔拄杖子无计可施劈头一击瓦解冰消大众且道今日是甚么时节拍禅床一下云下坡不走快便难逢。

州尹羽文叶公祈嗣请上堂金刚正体般若圆常广漠无涯高不可上毗岚吹之不坏虚空堕而不渝为二仪之根作三光之主绵绵密密触处灵通互古今而不易遍尘刹以恒新如皓月当空无幽不照洪钟在架有扣则鸣运应无方响廓天地蓝田毓秀蚌含明月之珠青岳降灵天送玉麟之子竖起拂子云看看花放故园春日丽果圆琪树报金秋。

端节上堂今朝五月五日兔走乌飞劲直抬眸地老天荒举步山飞海立门前三塔起舞殿后千华竞出龙渊拄杖子与开山和尚忍俊不禁齐声唱彩忽地打个喷嚏赤口百舌头痛三日喝一喝云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

中秋上堂梧桐月冷丹桂香飘体露金风光吞象外天上月人间月山兮水兮清光皎洁优游佳趣景乐秋光乃竖起拄杖云总不出者个时节随画○相云者个是灵山指底那个是曹溪话底又画○云者个是曹溪话底那个是灵山指底恁么会得吞却一吐却七不恁么会吞却七吐却一总不恁么鸱吻咬杀屋梁脊龙渊恁么举似诸人如何话会卓杖一下云眉毛罅里毫光露照彻冰壶绝点尘。

金明介庵和尚忌上堂恭值先师二十周半轮秋老泣金乌虚空落地无消息万象森罗暗点头佩灵符悬祖印半满溪山蒙慈诲受弘恩数等竹苇先老和尚某侍奉六载极承提命恩重冤深海口莫宣其万一今日敬追远诚将泰山作一瓣香黄河作一杯茶聊申奠献大众如是重恩必当如是重报还知山僧报答重恩处么倘或踌蹰杨岐老祖

有个旧例虽然丑拙怎敢欺瞒乃作女人拜下座。

在三塔再受大悲请上堂石人眉皱断虚空舌吐长节外又生枝时节不相忘主宾道合何妨贵买贱卖凡圣同途一任牵长补短钁头边抛三放两也得杓柄中扬波鼓浪也得龙渊鼓粥饭气掷金钩钓长鲸张罗网打玉凤伊人罕遇今日丝纶别展旧店新开掇取破沙盆向折脚铛里重新安顿现前一众贵在潜机密用莫陷他人故辙庶丛林有赖规绳不坠更有一句不妨与诸人道破卓拄杖云龙渊收钓还归旧千里扁舟破浪行又卓一下。

到京口甘露寺晦岳和尚请上堂佩祖师正印显衲僧巴鼻须是恁么人拳倒须弥山踏翻沧海水还他出格汉衲僧家动彻腰包天地历遍阎浮透过威音王那边蓦拈拄杖云怎如者个离名离相迥古超今今日到此不免客听主裁跨鳌门上凌云拽转焦山与金山斗额撞倒银山关冲破铁瓮城蓦一喝曰被山僧一喝喝住回到北固山前卓然而立诸人还见么虽然如是山僧又岂敢头上安头诸人错过亦不可卓杖一下云从前汗马无人识祇要重论盖代功到北京安化寺致和禅师请上堂浙水迢迢入帝乡蓬头跣足历炎凉南天北地皆王化一句当轩绝比量有般汉闻恁么道将谓别有奇特向黑山鬼窟里坐正是守古冢的精灵有甚共语处若是大丈夫儿孤迥迥峭巍巍赤骨地虚空无以较其量沧海无以比其深目视云汉眼盖乾坤山僧今日无端到安化寺里被主人觑破未免和盘托出且道向上还更有事么良久云六耳不同谋拈拄杖卓一卓。

到北京妙峰法云寺了心长老晒经率众请上堂了心问展开法藏露出释迦鼻孔一年晾一度得何利益师云一番提起一番新曰如何是法云境师云怪石插青霄奇峰卓碧汉如何是境中人师云开铛煮皓月把斧斫云根人境已蒙师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师云须弥顶上击金钟问高升宝座法藏弘开一会俨然如何是佛师云山高石大涧流长如何是法师云三寸龟毛缚太虚如何是僧师云持瓶携锡上峻嶒曰施主请法饭僧有何道益师云熏风南来殿阁生凉曰恁么则承恩去也师云错认葫芦作帝瓶僧一喝师便打问千秋龙亟三藏一年一度晒当阳展开如何是第一玄师云风蕴古皇前如何是第二玄师云杲日照无偏如何是第三玄师云龙文贯百川如何是第一要师云乾坤绝朕兆如何是第二要师云石里火光耀如何是第三要师云顶突一窍僧曰玄要得蒙师指示大藏流通事若何师云岳边有摄千山势海上难藏万派声问四十九年不说一字只者三藏灵文甚么处来师云有眼共见曰如何是先照后用师云当轩悬宝镜蚩尤失却威如何是先用后照师云棒打石人头曝曝论实事如何是照用同时师云电激雷奔不容拟议如何是照用不同时师云南山起云北山下雨僧曰还许学人商量得么师云桃花三月发菊花九月开僧曰佛祖肝肠被和尚抖擞了也师云且喜没交涉便打问赫日丽天熏风拂座宝藏炜煌即且置临济料拣事如何师云逐一问将来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云日照山川铺锦绣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云得意相逢气象新如何是人境俱夺师云夜深愁雾锁柴门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师云吟风笑月乐升平曰料拣

已蒙师指示威音那畔事如何师云衔花百鸟寻无处送供天人觅路踪曰深蒙和尚慈示师云要且没交涉乃云群峰四望此山高万壑松杉拥碧涛策杖偶来法云寺那知身世在青霄拈拄杖召众云妙峰山独露清浄法身香水池吐出广长舌相直得大千经卷从地涌出无数天龙八部无数山神树林神虚空河海神各证无生法忍要会么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不离当人境界开卷展演自家宝藏故曰大道真体只在目前山僧拽杖入山遇斯胜会蒙请举扬个事若谓无法可说恐辜众诚木上座事不获已向赫日中拈出乃指经云愿现前一众常转如是经百千万亿卷虽然若是依经解义即为邪魔外道还恁么会么卓杖一下云荡荡皇风成一片更于何处觅封疆。

中书林文伯荐室荆氏请上堂正定禅师问弃秽归净太费周遮妙体圆明何有生灭师云春至花开烂熳秋来叶落飘零曰一灵归真际无生甚处安师云踏着秤锤硬似铁曰谢师指示师云莫忘适来此问僧一喝师便打乃云妄情既断碓觜开花虚空结果当地抽芽荆安人于此会得不被生死陆沉撒手于空劫未有之先高步于乾坤非想之外掀转鼻孔尘尘三昧独露灵光在在圆通以杖卓一下云大悲向者里已与你据款结案且道今日林公请山僧荐拔一句又作么生道掷下杖云扑落非他物纵横不是尘。

请为素章禅师上堂挥拂子云春晖断岸月满空林撒手归去大地全身恭惟素公大师昔受记莛于万寿今示寂灭于圆通告众嘱累有愿再世视生死同乎泡焰观去来等若云烟不忘法门寥落可谓明宗达本真末世光明幢也今日孝徒请大悲举似只得向枯木上糝花虚空里着彩且归根超脱一句又如何施設复挥拂云檐楹不断前句雨殿阁犹闻后夜雷。

请为圆通彻微禅师对灵小参其来也若一滴投于巨壑其去也似一毫隐于太虚虽有去住之相了无生灭之机恭惟彻公盘山室里翻身芳猷克振地藏堂前瞥地家风格外正宜恢弘法化何期就里抽身更要大悲指示且如何是指示一句卓杖云那伽大定等虚空寂照真机通劫外。

请为普济老宿小参天乳长老问净智妙圆本自真常如何却随生灭师云春色无高下花枝有短长曰灵明之性体遍十方何须又假超荐师云不得春风花不开曰为什普贤失其境界毗卢堕在凡夫师云明眼人前三尺暗曰不因夜来雁怎见海门秋师云观光有分乃曰古佛道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盖此幻躯有生灭去来一灵真性何生灭之惧何罪福之畏者里透得过头头是极乐处处是华藏即轮回而本源不昧历死生而真性常净以拂子召众云要知普公老宿么佛祖位中留不住满船空载月明归。

请为悟空上座对灵小参髑髅识尽十方空一点灵明遍界通百草头边呈活计翻身那畔绝罗笼乃举拂子云还会么向空中一点云一点圆明了了无碍生死去来游戏三昧天上人间自由自在明月清风了无执碍然则既尔如何是超脱底句以拂指真云独坐云幢春烂熳天风时送雨花飞。

请为无生老宿小参知幻即离掬水月在手离幻即觉弄花香满衣实际理地站定脚跟死生路上去来无碍若也情生智隔想变体殊何由自在竖拂子云者里见得妙契无生脱却汗衫家邦稳坐且大悲又如何超荐击拂子云不须他处觅即此是莲邦。

请为莲悟大师对灵小参去来一致本无凡圣之分迷悟殊途故有升沉之道惟莲公早契心于东明呈旧面于瑞光临末稍头撩起便行■脱寻常视生死等乎游戏蓦拈拄杖云向山僧拄杖头上显大神通说无生法诸人还闻么卓杖一下云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声始得知。

请为祥风尼小参问一灵超出万机寝削如何报荐师恩师云棒头会取曰本来不增不减为甚有生有灭师云甚处见得曰摸着千圣鼻孔竖起自家面觜师云更买草鞋行脚曰顶门一机大地难藏那个是生前面目师云仰面看天低头觑地僧提起坐具曰者个嚮师便打乃云生时卧不坐死去坐不卧超然迈世伦死生无缚着末后预知■■■■■■■■■■光炯炯真机活泼泼拈杖一卓云到头■夜月任运落前溪。

请为明府童振宜母李太君对灵小参竖拂子云只者个耀古腾今光吞物表出生入死不昧己灵即今现前亲属恻音容之杳隔特请山僧一言追悼不免赴个来机乃举拂云童太君在者拂子上顿超有漏瞥证无生正恁么时还有见他面目者么挥拂云当轩独露无遮覆烁烁灵光透紫微。

为刘望泉对灵小参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师子吼时芳草绿见犹离见见不能及象王行处落花红况 刘公早明征心之旨 辩见之机不动脚跟高超乐土只如脱体无依如何荐拔以拂子画○相云突出虚空无背面清光到处露堂堂。

为鲁明经对灵小参妙性圆明本无延促大道无为何有生死与么见得彻如水投水似空合空可以顿超彼岸可以往来三界可以明道修德可以广胤宗裔修己治人全体大用不外此一着子大众还知鲁公撒手归真处么喝一喝。

妙云雄禅师语录卷二终

嘉兴大藏经 大悲妙云禅师语录

妙云雄禅师语录卷三

住扬州九莲禅院嗣法门人机质编

拈古

世尊因调达谤佛生身陷入地狱乃令阿难往问你在地狱中安否调达曰如三禅天乐世尊又令问你还求出否调达曰我待世尊来便出阿难曰佛是三界导师岂有入地狱分调达曰佛既无入地狱分我岂有出地狱分。

调达得一种自受用三昧且冲天之志不群而世尊阿难费尽心机不能动他一丝毫许抑且钝置言下大众且道调达具甚么眼试道看。

世尊临入涅槃文殊请再转法轮。

文殊请转法轮将谓别有世尊正令全提据款结案拣点将来犹涉廉纤若是大悲

待文殊请再转法轮劈脊便棒直令文殊不敢妄生二见抑且免遭后世褒贬岂不美哉。

无边身菩萨将竹杖量世尊顶丈六了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见其顶。

既是无边身菩萨因甚不见世尊顶相诸人试道看众无对师代云云自帝乡出水归江汉流。

宝志禅师问一梵僧曰承闻尊者唤我作屠儿曾见我杀生否曰见志曰有见见无见见不有不无见见若有见见是凡夫见无见见是声闻见不有不无见见是外道见未审尊者如何见僧曰你有此等见耶。

将谓胡须赤更有赤须胡。

双林善慧大士因梁武帝请讲经士才升座以尺挥案一下便下座。

善慧挥尺下座全身卑露宝志道大士讲经竟止渴添盐武帝不会却较些子且道节文在甚处不因一事不长一智。

有二庵住僧旬日不会一日相见上庵主问多时不相见向甚么处去下庵主曰在庵中造个无缝塔。

二老与么酬酢纵夺可观若是无缝塔三生六十劫也造不就为甚如此他未开口时早知七花八裂了也。

澧阳路上有一婆子卖饼为业德山鉴初出蜀道过澧阳就其买饼点心。

德山泽广藏山婆子理能伏豹若是山僧待者婆子与么道便好一喝不惟得吃点心更令婆子深进一步。

南岳因僧问如镜铸像像成后未审光向甚么处去。

南岳被者僧一拶直得入泥入水山僧又不然如镜铸像像成后光向甚么处去蓦面掌云浑身已在含元殿何事唠唠问帝乡。

马祖因僧问和尚为甚么说即心即佛祖曰为止小儿啼。

拈拄杖云今日也不即心即佛也不非心非佛设有个汉出来道毕竟作么生以拄杖画一画云会么你有拄杖子我与你拄杖子你无拄子我夺却你拄杖子。

百丈因汾山五峰云岩侍立次乃问汾并却咽喉唇吻作么生道。

者队老古锥大似掩耳偷铃并却咽喉唇吻作么生道大似担枷过状雪屈成招且道雄上座又作么生连嘘两嘘云莫莫。

南泉因陆亘大夫问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卧。

鲸吞海水尽露出珊瑚枝。

南泉问维那今日普请作甚么那曰拽磨泉曰磨从你拽不得动着磨中心树子那无语。

代云动也。

盐官一日唤侍者与我过犀牛扇子来者曰扇子破也。

盐官无风兴浪侍者当面放过山僧若在待问扇子既破还我犀牛儿来募展两手竟出管教老汉截舌有分。

大梅忽一日示众曰来莫可抑往莫可追从容间闻鼯鼠声。

大梅老汉因斋庆赞则不无直是未在何也不合向声色里着倒。

盘山上堂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

若论向上一路三世诸佛口挂壁上且道还有事也无募拈拄杖卓一下云险。

鲁祖寻常见僧来便面壁。

鲁祖面壁钝置杀人当时何不与本分草料虽然汝等还知鲁祖落处么以拄杖靠壁云参。

麻谷到临济问大悲千手眼那个是正眼济搥住曰大悲千手眼作么生是正眼。

二尊宿坝簏迭奏音韵可听虽则一时俏俊要且不知那个是正眼。

五泄谒石头便问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头据坐泄便行头随后召曰闍黎。

石头先锋得利殿后无功待他拘折拄杖何不更与一撈免致者汉死了不得活。

三角上堂若论此事贬上眉毛早已蹉过了也。

诸禅德此二员古佛发明向上宗猷作略可观若是此事不曾动着一些子说甚么蹉过了也还委悉么少年曾决龙蛇阵潦倒还同椎子歌。

则川因摘茶次庞居士问法界不容身师还见我否川曰不是老僧泊答公话。

庞公冲风有节其奈欺敌者丧则老把定封疆直是放憨卖悄拣点将来并须吃棒虽然则川抛茶篮归方丈意作么生须知远烟浪别有好商量。

药山因遵布衲浴佛次山曰者个从汝浴还浴德那个么遵曰把将那个来山乃休去。

大小药山被布衲轻轻一撈便乃忘前失后。

洵山示众老僧百年后向山下作一头水牯牛。

洵山现大人相转增丑态仰山见义勇为随邪逐恶若是山僧待问毕竟唤作甚么即得但对云今日不着便明日向和尚道看他如何折合。

洵山问云岩闻汝久在药山是否岩曰是洵曰如何是药山大人相岩曰涅槃后有洵曰如何是涅槃后有岩曰水洒不着岩却问洵未审百丈大人相如何洵曰巍巍堂堂炜炜煌煌声前非声色后非色如蚊子上铁牛无汝下嘴处。

二老说大人相总是泥里洗土块今日有问大悲如何是金明大人相但向道大包天地细入无间法法头头光明显现。

洵山示众行脚高士直须向声色里横行声色里坐卧始得时疏山仁新到出问曰如何是不落声色句洵竖起拂子疏曰此是落声色句洵放下拂子归方丈。

洵山直示根源罕遇知音香严虽有启迪之机难免傍人拣点疏山不识好恶一生受屈当时山僧若在管教与伊打破漆桶不致重烦跋涉何故不见道为人须为彻杀人

须见血。

黄檗上堂汝等诸人尽是嗜酒糟汉与么行脚何处更有今日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么时有僧问祇如诸方尊宿领众开堂为甚么却道无禅师檗曰不道无禅只是无师。

黄檗如金翅劈海直取龙吞却被者僧一拶便乃口里胶生虽然还有知他为人处么须知云外千峰上更有灵松带雨寒。

赵州因台山路上有一婆子凡游台僧问台山路向甚么处去婆曰蓦直去僧行三五步婆曰好个师僧又恁么去有僧举似州州曰待我去勘过。

婆子明修栈道赵州暗度陈仓正眼看来知机故犯若据山僧见处待恁么举三十棒趁出何也来说是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虽然且道甚处是赵州勘破婆子处。

赵州示众曰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炉头有一则无宾主话直至于今无人举着。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祇如赵州宾主话而今莫有人举着么试道看。

师祖问南泉摩尼珠人不识如来藏里亲收得。

南泉答话太煞郎当山僧不与么有问如何是藏和声便打如何是珠亦打会则途中受用不会则世谛流布作么生是师祖悟底以手斫额作看势云且信一半。

睦州因僧参才礼拜州便叱曰你因甚偷常住果子吃。

睦州以势欺人惯得其便者僧不识好恶把髻投衙若是我作者僧待睦州与么问便向道和尚今日着贼也睦州有陷虎之机也无用处。

临济临终谓众曰吾迁化后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三圣出曰怎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

临济命根不断犹设廉纤三圣横身担荷死款活招向瞎驴边灭却且置唤甚么作正法眼藏试指出看。

临济示众我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师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你作么生会僧拟议济便喝。

口吞佛祖眼盖乾坤杀活纵横自由自在还有知恩者么乃喝一喝云天高群象正海阔百川朝。

仰山因僧问法身还解说法也无山曰我说不得别有一人说得曰说得底人在甚么处山推出枕头山闻曰寂子用剑刃上事。

仰山虽能格外提持犹借别人鼻孔出气然未尽善也待问法身还解说法也无蓦口便不惟者僧顿识根源且免为山撒砂撒土。

香严开法时为山遣僧送书并拄杖到严接得曰苍天苍天僧便问和尚为甚如此严曰只为春行冬令。

香严大惊小怪若非者僧泊乎劳而无功。

渐源侍道吾至檀越家吊慰源拊棺问生耶死耶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曰为甚么不道吾曰不道不道。

道吾入水求人怎奈杖头太短致侍者重重蹉过如问生耶死耶蓦唤阁黎待应诺便问生耶死耶他拟议便掌若是灵利汉当下知恩何用到石霜纳款投降。

德山上堂我先祖见处即不然者里无佛无祖达磨是老臊胡释迦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冢鬼自救不了。

德山虽唤钟作瓮调高识寡终是葛藤遍地殃累儿孙若不亲到那边过来未免被他换却眼睛诸人还见德山么乃拈拄杖卓一卓云杀人须是杀人刀活人须是活人剑。

投子因巨荣禅客参子曰老僧未有一言半句挂诸方唇齿何用要见老僧。

投子埋兵掉斗要验作家巨荣久经行阵岂甘负屈绕禅床而去则且置只如有眼无耳朵六月火边坐是甚么物。

投子因僧问如何是一大事因缘子曰尹司空请山僧开堂。

作家炉鞴本分生涯还他投子山僧则不然如何是一大事因缘震声便喝直使者僧忽地唤回秋夜梦举头惟见月当空。

投子因僧问一大藏教还有奇特事也无子曰有曰如何是奇特事子曰演出一大藏教。

演出一大藏教不无投子若是奇特事要且未在乃横按拄杖喝一喝云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错举。

夹山问黄山月轮子是甚处人曰是闽中人山曰还识老僧么曰还识学人么山曰不然子且还老僧草鞋钱然后老僧还子庐陵米价曰恁么则不识和尚也未审庐陵米作么价山曰真狮子儿善能哮吼。

夹山钩锥在握收放自如黄山惯战沙场未免陷他行阵祇如夹山道真狮子儿善能哮吼是抬伊是捺伊。

无著在仰山充典座文殊常现于粥饭上着以搅粥篲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说偈曰苦瓠连根苦甜瓜彻蒂甜修行三大却却被老僧嫌。

曼殊说偈祸出私门文喜眼亲手辨只见一边祇如道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又作么生海神知贵不知价留与人间光照夜。

兴化示众若是作家战将不用如何若何便请单刀直入时有旻德长老出众便喝。

二老牙如剑树口似血盆在门庭施設可谓光前绝后若欲发明临济纲宗太远在虽则如是只如兴化道旻德会一喝不作一喝用大似三盏酒妆公子面一枝花插美人

头。

谭空因赵州牧有姑为尼行脚回欲开堂为人牧令空勘过空问曰闻汝欲开堂为人是否。

谭空正令虽行不免受州牧驱使者尼俊鹞冲霄宛有丈夫之作末上谭空便打且道是赏是罚。

定上座镇府斋回到桥上坐次有三座主至一座主问如何是禅河深处须穷到底定擒住拟抛向桥下。

定公虽有杀人刀且无活人剑若是山僧二座主解交时一齐抛向桥下当时若用得恁般手脚者三个汉总教穷到底亦未可料。

覆船因僧问如何是狮子子船曰善哮吼僧拊掌曰好手好手船曰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禅床势。

善射者箭不虚发覆船不因者僧抗节冲风怎见汗马功高。

岩头因罗山闲问石霜起灭不停时如何霜曰直须寒灰枯木去。

岩头发药应病有起死同生之力若非石霜深锥痛拶怎得罗山枯木上生春检点将来石霜岩头未称为作家若是山僧待罗山拟开口时劈脊便棒免得伊向起灭上作活计。

雪峰因三圣问透网金鳞以何为食峰曰待汝出网来向汝道。

龙象蹴蹋全主全宾还他二老若到大悲门下更须验过始得。

乾峰因僧问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未审路头在甚么处峰以拄杖画一画云在者里。

征云 乾峰恁么道且道者僧还识路头也未。

南院因一僧参才入方丈便以手指曰败也院拈拄杖度与僧僧拟接院便打。

南院坐筹帷幄决胜十里者僧探角冲关自投败地正眼看来却不丈夫何故鹤有九皋方翥翼马无千里谩追风。

克宾一日因兴化曰维那汝不久为唱导之师宾曰不入者保社化曰你会了不入不会不入。

兴化全提正令赏罚分明克宾真金入冶终无有易然犹少机宜在山僧见道汝不久为唱道之师但掩耳便出任兴化有滔天之浪也只得海晏河清。

资福因陈操尚书来乃画一圆相操曰弟子与么来早是不着便何况更用如此福于圆相中着一点操曰将谓是南番舶主福便归方丈闭却门。

资福漫天布网将谓无人排闷争奈尚书善辨端倪就窠打劫虽然终不免输他资福一筹。

芭蕉上堂拈拄杖示众曰你有拄杖子我与你拄杖子你无拄杖子我夺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

大小芭蕉趋富欺贫致令后人在与夺上作活山僧今日更资一路且道以何为验拈拄杖卓一下云干三连又卓一下云坤六断便下座。

芭蕉因僧问贼来须打客来须看忽遇客贼俱来时如何蕉曰屋里有网破草鞋。

芭蕉老人繁词太煞我者里则不然忽遇客贼俱来时如何劈头一棒云龙门无宿客霹雳送飞腾。

瑞岩坐盘石上终日如愚每自唤主人公复自应诺乃曰惺惺着他后莫受人瞒。

瑞岩自唤自应好没来由玄沙道一等是弄精魂瑞岩较些子是贼识贼若到大悲门下各与二十棒。

玄沙因僧问如何是学人自己沙曰用自己作么。

者僧气概天然却被玄沙换却眼睛者里或有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向道何必问老僧且道与玄沙同耶别耶。

玄沙坐次见面前地上一点白指问侍者曰见么者曰见。

玄沙如是问侍者如是对却又道不会淆讹在甚么处拈拄杖一卓云不到乌江畔知君未肯休。

玄沙因镜清问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个入路沙曰还闻偃溪声么曰闻沙曰从者里入清有省。

玄沙曲尽来机太费心力镜清如虫御木瓦解冰消偃溪声自古迄今闻者不计还有悟者么良久云穿过髑髅浸烂鼻孔。

保福因僧问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时福曰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

者僧言中有响保福袖里藏锋虽则纵夺自如怎奈无人赏鉴或问金明生平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时但云我不似保福与么道待他拟语蓦面便掴且道山僧底是保福底是。

云门曰一任横说竖说未是宗门苗裔若据宗门苗裔是甚么热碗鸣三乘十二分教说梦达磨西来说梦若有老宿开堂为人说法将利刀杀却百千万个有甚么过。

征云 且道是醍醐句毒药句。

鼓山初参雪峰才入门峰便搊住曰是甚么山释然契悟举手摇舞。

雪峰虽有起尸之德且无插血之能鼓山向悬崖撒手处构得也只半橛且道作么生是那半橛以拂子摇拽云低声低声。

翠岩因座主谓就讲筵斋岩曰山僧有个问头道得即斋乃拈起胡饼曰者个还具法身么。

随机勘验本分作家不无翠岩座主只知糊饼具法身不知法身具糊饼若是伶俐汉待道者个还具法身么向道比来请斋如今却不成看翠岩通身是口将糊饼向甚么处下。

同安因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安曰金鸡抱子归霄汉玉兔怀胎入紫薇。

者僧入门辨主不解返踟同安尊贵太奢未能剿绝山僧则不然如何是和尚家风和声便打忽遇客来将何只待亦打会得伊兰作栴檀之树不会甘露乃蒺藜之园。

风穴在郢州衙内升座曰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

主张临济法道揭示向上宗猷须还风穴老祖卢陂有汗马之功而无决胜之策蓦竖拂子曰者是铁牛之机唤甚么作祖师心印良久云破也。

兴阳初参西院便问拟问不问时如何院便打阳良久院曰若唤作棒眉须堕落阳于言下大悟。

西院有杀人刀剑若非兴阳几成浪设虽然而今有见棒唤作棒的亦是难得。

香林因僧问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腊月火烧山。

香林一期方便露尽家私敢道未在大悲不恁么如何是衲衣下事狂歌明月清风里天子丹书召不应。

大龙因僧问色身败坏如何是坚固法身龙曰山花开似锦涧水湛如蓝。

大龙虽则善赶来机拣点将来唤钟作瓮有问山僧如何是坚固法身向道一脚踢翻江底月两手擒来秋夜风。

梁山上堂真园头出问家贼难防时如何山曰识得不为冤曰识得后如何山曰贬向无生国里。

二尊宿如善舞太阿终不伤锋犯手千古绝伎不免随语生解有问大悲家贼难防时如何向道阇黎有多少家财若下得此语不致葛藤相牵。

法眼指凳子曰识得凳子周匝有余。

别云■识得凳子不是木做。

枣树和尚因僧辞乃曰若到诸方有问老僧此间法道你作么生对曰待问即道树曰何处有无口底佛。

枣树垂丝沧溟为钓狞龙者僧如鱼跃海似鸟飞空仔细看来终不出他枣树圈缊。

汾阳示众识得拄杖子行脚事毕。

别云 识得拄杖子重新行脚。

慈明冬日榜僧堂作此字其下注曰若八识得不离四威仪中首座见曰和尚今日放参明闻而笑之。

慈明将个死猫头悬在门前卖弄将谓无人识得却被首座一觑只得七零八落臭薰天下至今无人收拾众中还有向者里出手眼者么喝一喝云三十年后看。

大愚因僧问通身是眼口在甚么处愚曰三跳曰不会愚曰章底辞秋罢歌韵向春生。

大愚为者僧话尽云山终隔万峰大悲则不然有人恁么问向道拄杖长七尺拟议落二三若道不会蓦头便棒管教不虚设此问。

杨岐在九峰受请下座九峰勤把住曰且喜今日得个同参岐曰作么生是同参底事曰九峰牵犁杨岐拽耙。

二尊宿虽则顶门眼正不合分列疆界有伤同参之谊当时待云正恁么时杨岐在前九峰在前九峰只消弹指一下管取心平气和。

保宁上堂若说佛法供养大众未免眉须堕落若说世法供养大众入地狱如箭射。

善知识解粘去缚盖是寻常保宁只知把住不解放行大悲者里则不然乃竖拂子云佛法世法一时串却掷下拂子云抛向大众面前一任所取何故有意气时添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

智者铨上堂要扣玄关须是有节操极慷慨斩得钉截得铁硬剥剥地汉始得。

智者以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谈若论要扣玄关碌碌之徒看即无分何故者里无他着脚处。

径山杲问僧道不用修但莫污染如何是不染污底道曰某甲不敢道山曰为甚不敢道曰怕染污。

径山吹毛求疵以势欺人者僧白日之下平地堕阱大悲要与者僧出气待径山唤行者将粪箕苕帚来但对道和尚五百人善知识为甚坐在堦堆里他拟拈棒便云苍天苍天若能恁么祇对管教径山别馆相待。

天童净开炉上堂召众打圆相曰个是天童火炉近前则烧杀退后则冻杀忽有个汉出来道合作么生火炉动也。

天童与么道只知眼横不晓鼻直大悲则不然乃打○相云个是大悲火炉进前则如龙得水退后则似虎靠山忽有个汉出来道合作么生嘎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鹿门示众尽大地是学人一卷经尽乾坤是学人一只眼以者个眼读如是经千万亿劫无有间断。

鹿门竭尽心力未免话作两橛拈拄杖打圆相云者是一个乾坤且道将甚么作经以何为眼诸禅德要知千万亿劫跳不能出召众云还有跳得出的么众无对师卓杖一下云如是如是。

维摩居士示疾毗耶离城因三十二菩萨问疾各说不二法门至文殊曰我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菩萨入不二法门。

维摩一默若泰山之尊文殊往问望空启告末后称赞维摩大似拽他人之袖掩自己之丑殊不知早被傍人觑破了也虽然如是伯牙纵有高山调不是子期谁赏音。

耽源问国师百年后有人问极则事作么生国师曰幸自可怜生须要个护身符子作么。

国师垂帘听政耽源无事生事若论极则事好与三十棒。

归宗铲草次有座主来参偶见一蛇过宗以锄断之主曰久响归宗元来是个粗行沙门。

归宗吹毛在握杀活临时座主负载冲锋满怀韬略怎奈临场怯战待道甚处见我斩蛇不妨夺却锄头行他正令管教归宗一场憾 大悲恁么批判也是为他闲事长无明何故若是李将军蓝田射没羽。

洞山与泰首座冬节吃果子次乃问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动用中动用中收不得。

代首座云 仲冬严寒伏为尊重。

洞山上堂有一人在千万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云居出曰某甲参堂去。

拈云 贼贼。

岩头参德山才跨门便问是圣是凡山便喝岩便礼拜洞山闻僧举乃曰若不是麤公也大难承当。

岩头藏锋句里洞山因行掉臂德山虽是把断要津犹未尽善雄上座不恁么设有问是圣是凡连棒趁出洞山直饶有口只堪挂壁亦免岩头阵后兴兵莫有要识德山落处的么。

唐朝因禅师微时掘地次见一大块戏运槌猛击之应手而碎忽然大悟。

因公大似买铁得金正眼看来却被者块土埋却也不知。

洩山谓众曰如许多人祇得大机不得大用仰山举问山下一庵主曰山头和尚恁么道意旨如何。

洩山打草惊蛇仰山借兵行劫庵主认锋接战夺剑便挥若非仰山几乎败敌虽然犹少转智在当时见道如许多人祇得大机不得大用劈腮便掴管教洩山通身是口也笑不彻。

雪峰问僧甚处来曰浙中来峰曰船来陆来曰二途俱不涉峰曰争得到者里曰有甚么隔碍峰便打趁。

象骨岩险深潜杀活机关者僧两度攀辕不谙风云色变若是个汉待道争得到者里但云难逃明鉴管取丹霞独步亦免后来同行看破良久卓杖云横身当宇宙谁是出头人。

世尊见文殊在门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门来文殊曰我不见一法在门外何以教我入门。

世尊见文殊在门外立人人共知且道世尊在门内见在门外见试检点看乃卓杖三下。

曹山因僧问香严如何是道严曰枯木里龙吟如何是道中人严曰髑髅里眼睛僧

不领往问石霜。

三大老一期施設各展家风吐胆倾心分付不著者僧小出大遇见后贫穷直得七零八落如今有问大悲如何是枯木里龙吟拈拄杖卓一卓如何是髑髅里眼睛劈脊便棒管教者僧冰消瓦解。

大随因僧辞乃问甚处去曰峨眉礼普贤去随竖起拂子曰文殊普贤总在者里僧画一圆相抛向背后。

大随据款结案者僧进退有礼主宾互换足可观光若是文殊普贤二人当面错过莫有要见文殊普贤者么众无对师唤侍者曰留取一贴茶着。

赵州因僧问二龙争珠谁是得者州曰老僧只管看。

清贫常乐浊富多忧。

思大因志公令人传语曰何不下山教化众生目视云汉作么思曰三世诸佛被我一口吞尽何处有众生可教化。

志公山头生浪思大海底扬尘未免均为落节怎似山僧者里闲携竹杖松间立笑问客从何处来。

玄沙因光侍者激曰师叔若学得禅某甲打铁船下海去沙住后遣书问光曰打铁船也未。

光侍者箭不虚发玄沙夙怨未忘虽然伯牙与子期不是闲相识。

临济上堂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常在诸人面门出入未证据者看看时有僧出问如何是无位真人。

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灵云因见桃花有省乃述偈曰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

灵云见桃花惹火烧身玄沙恁么道醉后添杯秬如汾山道从缘荐得永无退失又作么生国清才子贵家富小儿骄。

青林因僧问学人竟往时如何林曰死蛇当大路劝子莫当头曰当头时如何林曰丧子命根。

青林踞虎头收虎尾气概惊群者僧纵步贪程且喜步不失跌呵呵呵还会么不入惊人浪怎见弄潮人。

韶山因白头因参山曰莫是多口白头因么曰不敢山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山曰寻常向甚么处屙曰向韶山口里屙。

代因于无韶山口向甚么处屙曰 亦恁么屙。

睦州示众大事未明如丧考妣大事既明亦如丧考妣。

大事未明如丧考妣不妨疑着大事既明因甚亦如丧考妣春色无高下花枝有短长。

世尊一日升座默然而坐阿难白槌曰请世尊说法世尊曰会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说法。

世尊故是头正尾正未免尽法无民阿难因事长智也是随邪逐恶且道世尊意作么生真金自有真金价怎肯和沙卖与人。

世尊因波斯匿王问胜义谛中有世俗谛否若言无智不应二若言有智不应一一二之义其意云何。

匿王言中有响世尊句里藏锋总是牵雌带黄话作两橛雄上座则不然有问一二之义其意云何便蓦头一棒管教波斯匿王不向一二义中着倒。

楞严经云一人发真归元十方虚空悉皆消殒。

一人发真归元十方虚空彻骨彻髓。

忠国师因西天大耳三藏到京自谓得他心通肃宗帝命师试验三藏见拜起立于右师问汝得他心通那藏曰不敢师曰汝道老僧即今在甚么处。

国师符悬肘后三藏利动君子总被肃宗帝看破当时三藏可惜放过待国师道老僧即今在甚么处但抚掌云者汉一钩便上若下得此语敢保横行天下虽然莫将闲学解埋没祖师心。

忠国师因丹霞来访值睡次乃问侍者国师在否者曰在即在只是不见客霞曰太深远生。

丹霞用尽腕头力不能得入国师堂奥国师有六韬三略亦不能当场一战惟有侍者较些子何故若不登楼望焉知沧海宽。

昔有婆子供养一庵主廿余年常令一女子送供给侍一日令女抱定云正恁么时如何。

婆子手眼通天者僧田地稳密若非恁么施呈怎见二人作略虽然如是者僧犹欠一着在待道正恁么时如何劈面一掴云归去分明举似管教婆子计较殆尽。

德山托鉢。

德山平地生波雪峰招非惹祸岩头相席打令诡计百出检点将来者三个汉好各与二十棒大悲不是欺罔先圣贵免疑虑后人虽然且道如何是末后句嚙喝一喝拽杖下座。

有老宿曰者一片田地分付来多少时也我立地待汝构去法眼益曰山僧如今坐地待汝构去还有道理也无那个亲那个疏试裁断看。

老宿滞货不了法眼简价不行各领三十棒何故黄金自有黄金价奚必和沙卖与人。

大颠因韩文公过访问和尚春秋多少颠提起数珠曰会么公曰不会颠曰昼夜一百八公不晓遂回。

据令而行还他大颠见义勇为不无首座惜乎文公来去分明犹在半途然则一期

操作总成虚设试问诸人大颠颠首座是醍醐意是毒药意。

百丈因马祖升座大众才集丈遽出卷却席祖便下座。

马祖据虎头百丈收虎尾可谓两彩一赛直饶深明昨日事也是怜儿不觉丑大悲不与么待云鼻头今日又不痛也唤侍者取一緉草鞋与他何故道泰不传天子令时清休唱太平歌。

黄檗因六僧新到五僧作礼一僧提起坐具作一圆相檗曰我闻有一只猎犬甚恶曰寻羚羊声来。

黄檗虽有拏龙捉虎之手不免重烦戈甲再用钩锥者僧如透网金鳞不惊风浪终为金翅所啖若是伶俐汉待问昨日公案作么生直向道且喜老汉今日瞥地他若定动拂袖便行不致落人便宜。

长沙因三圣令秀上座问南泉迁化向甚么处去。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长沙惯得其便还有知岑大虫的么曹溪波浪如相似无限行人被陆沉。

天皇参石头问离却定慧以何法示人头曰我者里无奴婢离个甚么。

石头善为切磋天皇因事长智可谓师资道合大悲又不然离却定慧以何法示人向道白玉本无瑕雕文丧君德。

兴化侍临济济因洛浦来参济问甚处来浦曰銮城来济曰有事相借问得么浦曰新戒不会。

兴化倒捋虎须身遭白刃临济为怜三尺祸不单行可谓当仁不让龙象蹴蹋若非者僧怎见汗马功高。

长庆住大沕时号懒庵室中每问僧有句无句如藤倚树意旨如何疏山仁闻特入岭请益。

长庆垛生招箭明招功不浪施疏山停囚长智检点将来递相钝置我若作大沕待问树倒藤枯句归何处和声打出且道与古人相去多少。

宾头卢尊者因阿育王内宫斋三万大阿罗汉躬自行香见第一座虚位王问其故。

尊者良久其声如雷育王不会天聪甚敏当时待他策起眉毛蓦与一喝看伊怎生折合虽然圣王垂拱尊严盛不动干戈致太平。

沕山谓众曰如许多人祇得大机不得大用仰山举问山下一庵主曰山头和尚恁么道意旨如何。

沕山言中有响仰山把髻投衙庵主据款结案笑岩剑去刻舟检点将来终是杓卜听虚声。

殃崛摩罗尊者因持钵至一长者门正值其家妇人产难长者曰瞿昙弟子汝为至圣当有何法能免产难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

长者一问抱赃叫屈殃福不知笺释不及世尊与么道车不横推妇闻当时分娩
天下人还会么良久云。

高沙弥初参药山山问甚处来曰南岳来山曰何处去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图个甚么曰图免生死。

高沙弥一表天然可谓有出群之志当世丈夫无端向药山语脉里钝置不入僧数如今有无生死可免底么唤来与山僧洗脚。

天宁因陆五台问画前元有易否宁曰若无将甚么画曰画后如何宁曰元无一画曰现有六十四卦何得言无宁曰居士莫著文字好曰请师离文字发一爻看宁召五台台应诺宁曰者一爻从何处起。

天宁只有杀人刀且无活人剑大悲则不然如云画前元有易否向道有更云画后如何向云东西十万南北八千若作五台待云者一爻从何处起向道云腾致雨露结为霜诸兄弟天宁五台俱被山僧折倒了也乃扣齿三下。

断桥伦禅师参无准和尚于径山准以狗子因何有业识命桥下语三十转不契桥曰可无方便准举真净颂示之桥悚然忽闻板声通身汗下于是脱然契证。

径山垂丝千尺浮定有无之意净慈苍龙出窟瞥地死水翻波如金翅摩天扶摇九万闻板声悟去则且置只如狗子因何有业识在乃拍香几云诸人到者里切不得错会好。

净慈伦祖上堂德山低头夹山点头俱抵竖起手指头玄沙 破脚指头拈棒云都来不出山僧拄杖头何以见得卓拄杖云一叶落天下秋。

握阃外威权运怀中心日月拈弄古今风行草偃须是净慈老祖山僧见义勇为也要诸人共委募竖拄杖云者队老古锥却被大悲拄杖穿却汝等还见么乃卓杖云劈开华岳连天秀放出黄河彻底清拽杖下座。

净慈伦和尚因方山宝择菜次慈拈菹根示之山悟入。

净慈拈菹根事出偶然方山不识好恶向他机境上着倒丧却家私致令后裔赤贫如洗乃拈拂子曰者是净慈屋里底菹菜根还有向者里悟底么良久云好事不如无。

天台方山和尚因无见睹参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山张口吐舌示之见罔措山以拄杖趁出往参天封理前话未竟封亦打复返西庵途中把滑有省及见山山问汝返何速见曰和尚此时打某甲不得山曰天封与你道甚么见述途中因缘山又打见乃筑室华顶精苦自励因作务次豁然大悟遂往西庵呈偈曰选佛甲科喜莫量大千沙界一禅床嗔拳痛棒知多少今日恩忘怨亦忘山以偈印之。

方山钳锤绵密用出常情华顶如精金跃冶愈煅愈奇若是铅汞之辈入炉则非流即迸众中莫有恩怨都忘者么虽然不免吃方山手里棒阿呵呵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

天台无见睹和尚因白云度参问西来密意未审如何台曰待娑罗峰点头即向汝

道云以手摇曳拟答台便喝云曰娑罗峰顶白浪滔天花开芒种后叶落立秋前台曰我家无残羹剩饭也云曰此非残羹剩饭而何台颌之。

大冶红炉无钝铁固是天台钳锤妙密直饶白云善为回避未免打失眉毛若论西来密意直饶三世诸佛口挂壁上拈拄杖点一下云诸人还见娑罗峰点头么良久云参。

古拙和尚因无际悟参乃问还我照用来际曰若有照用即成障碍拙曰者厮着空佛也救不得际曰有无俱寂灭空佛悉皆非。

繁昌父子蓦劄相逢纵道得十成要作佛法商量白云万里若是雄上座见道还我照用来拦腮便与一掌何故不见道临机不让师。

东林无际悟和尚凡有僧参皆云无诸方少有会其意者惟月溪澄深得奥旨。

闭门打睡接上上机虽是本分勘验怎奈唱既高和弥寡若非大冈正眼廓开未免扶篱摸壁汝等要知东林无字意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月溪澄和尚见僧请益便曰佛法不是鲜鱼怕烂却那即打趁出。

撒金刚圈抛栗棘蓬须是大冈老人若论佛法直是未在为甚如此拈拄杖划一划曰万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捞捷始应知。

嘉兴敬畏无趣空和尚问一讲主曰经前一句逼塞虚空经后一句充满大地包括一句函盖乾坤你作么生主无对趣曰善来法师。

敬畏老汉见人可欺便凌压无辜不顾自家败缺倘座主当与么问时对曰我者里无许多般事又如何折合虽曰善来法师检点将来春秋大。■

径山无幻冲和尚因编无趣录归趣曰子一向做得个甚么曰性冲买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书请和尚金押乃将录本呈上趣接得曰者个是我底你底嚮曰和尚莫抢夺行市趣掷下录本山便出。

径山买田收契封疆稳密尽可栽松竹引清风更要敬畏金押分明纳■招尤翻为弄巧成拙趣■虽则看孔着楔大似泥里洗土若是不肖待道你底嚮但展两手曰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且看作么合煞。

径山南明广禅师示众五峰头卓朔双径尾颠先喝石岩 跳明月池倾天此四句中有一句有杀人刀无活人剑有一句有活人剑无杀人刀有一句杀人刀活人剑俱有有一句杀人刀活人剑俱无若检点得个分明许你参学事毕。

径山宝符在握杀活自由等闲示一机境令人无摸索处众中若有个汉向者里透得不妨腰缠十万骑鹤扬州虽然如是据山僧见处径山与么道门庭施設即得衲僧分上要且未在大众且道衲僧分上如何即是良久云还会么乃卓杖曰任从沧海变终不为君通。

径山广祖因闻谷大师问了即业障本来空为甚师子尊者被罽宾国王斩却山云本来空闻云争奈头何山云本来空闻云为甚罽宾国王一手堕地山云本来空。

岳旬虽有冲天之志且无入地之谋径山具截铁之机而无出身之路大悲要与二老判断卓拄杖云车不横推理无屈断呵呵大笑下座。

径山因看雪次僧曰满山都是雪山曰随声逐色■僧曰请师离声色道一句山却曰满山都是雪。

径山大似骑贼马夺贼枪杀贼不妨俏俊者僧无端立个语话意欲脱罗笼出窠臼返落在声色堆里至今无出头时节山僧今日要向声色外道一句救取者僧良久云诸人分明记取乃拽杖出法堂。

径山广和尚举香严独脚颂问鸳鸯湖才拟答山便喝湖复拟开口山又喝湖即悟入珍重作礼山付法偈曰无传无受法无传无受心付与无手者掣断虚空觔。

径山金錡在手拨转天关鸳鸯湖腾身北极蹋翻地轴可谓功不浪施争奈鸳鸯湖受毒最深。

径山和尚因石雨禅师参问一念缘起无生超彼三乘权学等见阿谁缘起有生耶山遂震声便喝雨时茫然坐数炷香如弹指顷遂有悟入处。

径山琉璃殿上垂手宝寿玛瑙阶前经行一期特地相逢便见惊天动地若是举扬个事要且缓缓喝一喝。

普明鸳鸯湖用和尚上堂因僧问如何是古佛心明便打曰如何是学人心明曰欲攫游龙蜿蜒竞上曰■竟如何明亦打。

本分钳锤直捷提持固是普明一片赤心可惜劳而无功者僧若观风知变待他行棒大笑而出作个俊俏衲僧那里有许多般事。

普明用师翁同雪峤信和尚上弦夜玩月次峤指月问那半个在那里去了明良久云会么峤云也只得半个明却问那半个在那里去了峤亦良久明曰也只得半个峤乃呵呵大笑。

二大老揜旗夺鼓进退可观尽力道祇道得半个诸人要见那半个么卓拄杖下座。

鸳鸯湖师翁访密云和尚云特来亲覲密竖拳曰见么湖曰见密曰见个甚么湖曰大家在者里密休去。

二老宿一个全机峻险一个用处太賒可谓作家相见直得言中有响句里藏锋仔细检点大似一对无孔铁锤忽有个汉出来道节文在甚么处山僧好与棒云龙蛇易辨衲子难瞒。

鸳鸯湖师翁访湛然和尚问云目前无法意在目前时如何湛云闻令师出关那湖云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又作么生湛云请出我要止静湖拂袖而出。

二大老一人高高山顶立一人深深海底行直得唱高和峻拍拍是令只是二俱不了且那里是不了处嚮以拂子画一画云还委悉么君向潇湘■向秦。

鸳鸯湖和尚因僧问须弥纳芥子芥子纳须弥意旨如何湖云恰好。

函盖相称水乳相投还他普明须知更有出身一路始得何故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

鸳鸯和尚因僧参曰作甚么僧曰特来亲覲湖曰恰值老僧不在僧无语湖曰三十棒自领出去。

普明钩头有饵罕遇金鳞者僧既到禹门不解翻身当时待道恰值老僧不在但云者无面目汉退后着纵饶他有三百棒也没处下得乃卓杖云吽。

鸳鸯和尚和牧牛颂问金明本师曰子看何如明曰情知和尚向异类中行湖曰如何是异类中行底事明两手拓地而出。

水乳相合针芥相投不无二老若要顶门眼正事理双新犹未可在有问大悲如何是异类中行底事但云灵苗异草恣游戏拽耙牵犁任往还。

金明本师介庵和尚因僧问如何是虚空髓明便打。

者僧有迎敌之能且无展矛之策金明具杀活手眼劳而无功令者僧坐在虚空里无出头分若是有转智底别有奇谋检点将来大似将死雀就地弹大悲恁么批陈却是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金明和尚问僧如何是探竿影草曰情知和尚出某甲手脚不得明曰是你答那僧曰是明曰却是你出我手脚不得。

者僧颇有衲僧气概祇是瞻前不能顾后金明虽则踞头收尾几落他人陷阱虽然如是诸人还委悉么但得成人美何辞衅一身。

金明和尚因岳山大士参明拈香坠问曰无情如何说法士曰和尚拄杖子 跳去也明复问士拈坠掷于地叉手而立明拾坠置几上士曰无情说法竟明休去。

金明见兔放鹰岳山得路归家可谓收来放去师资契合山僧则不然设有问无情如何说法向道木鸡啼子夜乌犬吠天明且道还有同异处么。

金明先师因主峰入室明竖拂子峰便喝明曰从上佛祖尽向者里流出你还见么峰曰者伙老古锥又恁么去也明曰甚处见得峰一喝便礼拜明曰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遂掷杖。

大小金明无端向拂子头上论量来去山僧当时若在待云从上佛祖向者里流出你还见么便夺却拂子抛向背后乃问曰从上佛祖向甚么处去也者老汉纵有那吒八臂措手脚不及蓦竖拂子云还见从上佛祖么喝一喝下座。

妙云雄禅师语录卷三终

嘉兴大藏经 大悲妙云禅师语录

妙云雄禅师语录卷四

住北通州永宁寺嗣法门人■■■■

颂古

世尊初生。

雌黄满口逞乖张自说春秋自丑扬最喜韶阳行正令敲开骨髓势难藏。
世尊拈花。

风流卖尽逞多奇细把家私说向谁若不饮光轻觑破空劳拈起一花枝。
经首题[米-木+八]字。

以字不成八不收大千经卷义全周唐言梵语虽分别疑杀唐王四百州。
法华经云从谁初发心称扬何佛法受持行谁经修习何佛道。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若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宾头卢尊者赴育王斋王问承闻尊者亲见佛来是否宾以手策起眉毛良久曰会

么。

不善为客却烦东狼藉杯盘味已穷阿耨达池须预数何能契得主人公。
达磨见梁武帝宣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赤心一片向人倾谁料他心冷似冰孤坐九年穷计尽至今殃祸转难清。
六祖风幡。

荆棘丛中斗锦鸡通身红烂不知归一丸弹落全机丧秋色仍看翠微。
百丈禅师野鸭。

玄黄战遍觅生涯荡荡皇风不我家一自圯桥逢石老年年春色醉仙花。
南塔涌禅师因僧问曹溪意旨如何师曰一锁入寒空。

万里长空气象清月高秋迥斗牛横金风吹碎昆仑底流出曹溪水一泓。
法眼益禅师僧问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师曰是曹源一滴水。

相逢为问曹源水将你拳头筑你觜两个佳人一样妆就中一个难比拟。
法眼问觉铁觜近离甚处觉曰赵州眼曰闻有柏树子话是否觉曰无。

如理问事西向却东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不辱君命克振先宗。

雪窦显禅师僧问如何是诸佛向上人。

东皇密令布寰中社稷何人识化工两岸碧桃花烂熳倒骑玉象玩春风。

芭蕉彻禅师僧问有一人不舍生死。

海阔天空风清月白腰缠跨鹤上扬州正值花开香满陌不舍生死兮蛇吞鳖鼻不
证涅槃兮山藏广泽为甚不提携须弥拶破虚空额。

罗汉琛禅师一日玄沙问三界唯心。

月下挑灯戏傀儡看人几个知君子忽然线断灯息时个中那识君面觜。
长芦信禅师初见照于瑞光有省后僧问佛未出世时如何。

一跃龙门透九重出头天外意从容等闲蹋碎昆仑顶却跨须弥入草蓬。
无著游五台至金刚窟因缘。

金风吹玉漏落落尽秋声不睹云中雁焉知沙塞深。

有老宿住庵于门上书心字窗上书心字壁上书心字法眼云门上但书门字窗上

但书窗字壁上但书壁字玄觉云门上不要书门字窗上不要书窗字壁上不要书壁字何故字义炳然。

分疆列界自模糊更把桃符换鬼符举笔中堂书大庆钟馗应自髯都卢。
天皇禅师因龙潭信未出家时居寺侧天皇巷卖饼为业日以十饼供天皇。
得意归来早乘兴掉孤舟随手抛香饵金鳞便上钩。
青原禅师令石头驰书南岳且嘱曰回时吾有个鋤斧子与汝住山。
调古临风绝世音清标凜凜自超群不施寸指弦歌细回首高山韵转新。
俱胝和尚一指禅。

蝇头小利冲天富蜗角虚名满世间时把一枝无孔笛临风吹去又吹还。
临济玄大师三度问黄檗和尚佛法大意三度被打。
临济吃棒高安还拳倒捋虎须好个风颠。
临济凡见僧入门便喝。

身横宇宙气吞牛凜凜威风孰敢酬纵使那吒搥八臂到来无地展戈矛。
云居膺禅师洞山和尚问甚处来师曰蹋山来。

猿啼青嶂三更夜玉兔怀胎月上时到家休问来时路贵胤天然孰不知。

曹山禅师示众凡情圣见是金锁玄路直须回互夫取正命食者须具三种堕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断声色三者不受食稠布衲问披毛戴角是甚么堕山曰是类堕不断声色是甚么堕山曰是随堕不受食是甚么堕山曰尊贵堕。

(类堕)触倒须弥卢踏翻沧海月头角露峥嵘作入无修厥(随堕)朝看麋鹿游暮听野猿啼眼色耳声中何处昧提撕(尊贵堕)禁殿尊严甚曾不下垓行瞻奉无颜色那更问神明。

曹山因僧问五位对宾时如何。

文彩未彰玉线已露绣出鸳鸯一双独宿。

兴化和尚拈香。

龙睛已点破壁飞激浪冲风势莫羈电尾雷头全意气翻身依旧到天池。

汾阳昭禅师历参七十一员知识后到首山问百丈卷席意旨如何。

披云拨雾百城游明月清风气象幽回首制问金殿锁阳春白雪满琼楼。

岩头禅师参德山方跨门便问是凡是圣山便喝岩便礼拜。

大展旌旗入虎闾当头一击点金回纵然阵后兴兵策争奈宏机缺迅雷。

云居因僧问僧家毕竟如何居曰居山好僧礼拜居曰你作么生会。

常情未出思多般笛里关山山外山一阵西风吹落叶无人解唱万年欢。

钦山因巨良问一簇破三关时如何山曰放出关中主看。

啗簇之机不较多巧手无如箭尽何可羨钦山饶意气七棒连翻十八坡三十载会也么大敌轻临早是错。

云门禅师问僧近离甚处曰西禅门曰西禅有何言句僧展两手门与一掌。
得人一牛还人一马云门老汉机用萧洒肝肠倾出向君前不会空教珊瑚打。
云门云光不透脱有两般病一切处不明面前有物是一。

金锁玄关未易通擎头戴角逞英雄额堂若具摩醯眼看破空王踏碎峰。

云门因僧问树凋叶落时如何门云体露金风。

叶落霜飞秋满天迹遗鸿影过前川参差红树飘金屑一望沧洲孤月寒。

云门因僧问如何是佛门云乾矢橛。

帝释花冠落打破琉璃壳地神慌忙走昆仑折左脚。

玄沙见僧来礼拜乃曰因我得礼你。

因我得礼你开门便见水春至百花发云移风自起。

太原孚因禅者开导五更闻鼓角忽契悟。

一声画角透云堂气宇如王出故乡细把衷肠都诉尽明朝更有好商量。

南院禅师上堂诸方只具啐啄同时眼不具啐啄同时用。

万叠银山拨不开转身无地着痴呆今朝话到伤心处重把眉毛眼上栽。

宝寿参学时在先宝寿沼为供养主沼问父母未生前还我本来面目。

踏遍春山春草深花开花落媚行人子规啼破三更梦万里长空月一轮。

巴陵因僧问祖意教意是同是别陵曰鸡寒上树鸭寒下水。

金乌飞玉兔走云净天空风高鹤杳试听仙郎一曲新万象森罗各稽首。

承古福因僧问大善知识将何为人福曰莫僧曰恁么则有问有答去也福曰莫。

白蒺藜红筍 撒出满天星斗落堪笑波斯眼眯 徒劳跋扈寻瓔珞。

中竺痴禅妙禅师僧问如何是绝断众流句。

把断关津路不通江南江北绝行踪乾坤自是清如洗两岸桃花映日红。

杨岐禅师问僧栗棘蓬作么生吞金刚圈作么生跳。

惯将涂毒鼓天庭远近闻声丧胆魂自是英雄生退屈非无能手扣辕门。

五祖和尚谢监收上堂人之性命第一须是○欲得成此○先须防于○若是真
○人○○。

连环一串紫金圈抛出当阳妙绝传掷地忽然都粉碎长空把笔写新篇。

圆悟勤禅师一日侍五祖因部使诣祖举小燕诗至师有省。

偶来试问人间事爱煞嫦娥露半身一声玉管惊残梦铁作心肝也断魂。

虎丘隆禅师参圆悟悟问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举拳曰还见么

。

山后山前水作涛行人远听隔云霄及乎听到无声处海阔天空一断桥。

虎丘初参死心心问你是甚么僧虎曰行脚僧。

英风凛凛出常流踏碎蓬瀛不计秋乘兴登楼操一曲至今清韵满神洲。

应庵华禅师于虎丘忌日拈香云平生没兴撞著者无意智老和尚。
故纸千年枉自留贫无锥卓转增愁如今翻尽无私计总把胸怀付碧流。
应庵和尚问密庵如何是正法眼密曰破沙盆。

眼正盆穿独出群倒骑铁马上昆仑拈头作尾凭君用舞遍三台气象新。
应庵示众如世良马见鞭影而行时佛照光出云见鞭影者非良马庵休去。
一声芦笛到城头多少人闻月下愁不是将军能决阵几乎遍地悉骷髅。
真净文禅师参黄龙不契见香城顺。

丹山老凤驾湘娥应向蟠桃会里过痛饮流霞三百斛春风满面醉颜酡。
渐源禅师一日随道吾和尚檀越家吊慰拊棺曰生耶死耶。

不识银山望远村披星枉自到柴门一从漏尽通天晓始解玉楼人断魂。
韶山禅师因僧问是非不到处还有句也无。

玉府琼台耸碧霄浑无尘事乐箫韶嫦娥慵睡晶床冷一幅红裙半束腰。
洞山禅师因舜老夫武昌行乞到刘公家舜时年少公颇异之。

无事乘时天外游那知明月在深湫不因老叟重饶舌怎见清波动地流。

石霜禅师参汾阳经二载未许入室每见必诟骂或毁诋诸方及有所训皆流俗鄙事。

一片丹心似砒霜谁堪画阁探温凉拚身拶入深宫内不觉浑家尽丧亡。
永明寿禅师因二僧参明问曾到此间否曰曾到又问第二僧曾到此间否曰不曾。

鸳鸯落栈足徘徊鸭嘴饶添搅绿苔几见芦花深雪外渔翁空钓子陵台。
石霜因永首座同辞汾阳后相从二十年终不脱洒。

一天秋色到梧桐叶落庭前解石容寒夜钟声来耳畔令人梦破五更风。

雪窦无准范禅师参佛照照问何处人准曰剑州照曰带得剑来么准随声便喝照笑曰者乌头子也乱做后至灵隐时破庵为第一座同游石笋庵因道者请益猢猻子话准在旁有省。

花醉春深倚玉栏烟笼日暮薄衣寒回头忽见仙槎便泛入瀛洲天地宽。

雪岩钦禅师参天目礼令看三顿棒话一日上蒲团忽省。

万古沧洲月一轮碧波深处影长存抬眸天际光无限照彻乾坤上下明。

断桥伦禅师参无准和尚示狗子因何有业识令下语三十转不契桥曰可无方便乎准举真净颂桥竦然良久忽闻板声通身汗下于是脱然。

忽地板声响似雷通身白汗眼初开昔年底事都抛却细把衷肠诉御垓。

瑞岩方山文宝禅师参断桥和尚于国清罄其机用桥皆不诺请益至十一度一晚危坐忽面前豁然诘旦入方丈桥曰子捉贼也山礼拜曰请师验赃桥举万法归一山答桥不诺值普请拣菜山手忘所举桥问拣得净么山曰净得极桥蓦拈菟根示曰是甚么

山大悟。

从前白醜口边生计较精穷识菟根是非一落时人耳倾尽黄河洗不清。

天台无见先睹禅师参方山和尚于西庵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山张口吐舌示之见罔措山打趁出往参珍公于天封理前话珍亦打趁复返西庵途中着跌有省及见山问汝返何速见曰和尚如今打先睹不得山曰天封与你道甚么见述途中因缘山又打见虽有所契终不自肯遂筑室华顶精苦自励一日作务次涣然冰释遂呈偈曰选佛从缘事莫量大千沙界一禅床嗔拳痛棒知多少今日恩忘怨亦忘山一见契之。

微风撼烟柳野岸自舒金无限春光事渠侬只独吟。

白云无闻智度禅师参无见和尚问西来密意未审如何见曰待娑罗峰点头即向汝道师以手摇拽拟答见便喝师曰娑罗峰顶白浪滔天花开芒种后叶落立秋前见曰我家无残羹剩饭师曰此非残羹剩饭而何见颌之。

西风昨夜透帘栊零落寒林思未工日涌扶桑光递处断砖败瓦亦通红。

天界古拙俊禅师有神聪日记千言一日叹曰吾儒风规之仪老庄幻化之术惟佛教性理渊深吾实不欺若欲妙悟真宗无如禅道遂造越州日铸寺祝发遍参不能洒脱乃归松陵壁观九年每三年燃一指一日忽有省闻白云门风孤峻罕有入室者欣然往谒云一见器之即留首众师请益从上宗旨云上堂举世尊拈花平地骨堆迦叶微笑忍俊不禁二俱翻成特地师豁然大悟以手摇曰止止云掷拂子下座师随入方丈云问你适来见个甚么便与么师曰若有可见则辜负和尚了也云深肯。

王言如丝出如纶鹤立朝班贺太平四海五湖归至化八荒从此享尧仁。

大冈夷峰宁禅师参月溪和尚一日因僧请益溪曰佛法不是鲜鱼怕烂却那即打趁出峰在傍忽大悟。

雷门毒鼓布当轩生气逼人心胆寒多少茫茫崖望客不知身在白雲端。

天目宝芳进禅师参柏树子话一晚在天界佛殿经行闻灯花爆如霹雳声寻谒大冈问如何是西来密意夷峰下禅床擒住曰西来无意你道此间是甚么意师无对于是废寝忘食登厮闻邻僧敲筹作声忽大悟乃怀香入室峰一见称赏。

电掣雷奔透极微不知何故堕深机等闲拽脱娘生鼻铁鹞无毛天际飞。

东塔野翁真晓禅师参天目和尚目曰汝本是佛堂堂大度着甚来由师曰生死不明乞师指示目曰本自无疮剜肉作么师曰望和尚慈悲目低头归方丈师愕然曰莫教人断绝去么乃袖香入室目曰子已到不疑之地何生死之惧哉师于言下豁然便礼拜。

直下全提犹不会茫茫思索甚来由指弹妙唱凌云出谢却心情月一钩。

法舟道济禅师因陆五台问画前元有易否舟曰若无将甚么画曰画后如何舟曰元无一画曰现有六十四卦何得言无舟曰居士莫著文字好曰请师离文字发一爻看舟召五台台应诺舟曰者一爻从何处起。

画断乾坤孰主张女蜗炼石费商量巨灵不是寻常手一击华山莫可当。

敬畏无趣如空禅师参野翁和尚于东塔每呈见翁与扫却一日谓趣曰达磨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唯在直下体取子若信得及可放下万缘参个一归何处趣领旨朝夕不懈一日闻鸡鸣有省。

重重指注叙来因欲罄家私竟莫能募听鸡鸣红日上人行到此尽消魂。

无趣和尚问讲主经前一句逼塞虚空经后一句充满大地包括一句函盖乾坤你作么生主无对趣曰善来法师。

行尽前滩与后滩何人携手上高山独将缓步风前立漫与时流话岁寒。

径山无幻性冲禅师结庵集无趣和尚语录及见趣问曾做甚么事幻曰买得一段田收得元木契请和尚金押趣展阅曰者个是我的你的鬻师曰和尚莫抢夺行市趣掷下集本师曰老老大大随人脚跟转。

春回上苑百花放名播山川御墨香地干天旋全造化从兹四海姓名扬。

无幻和尚因僧问如何是提婆宗幻曰一字不着画曰某甲不问者个幻曰圆相不着圈。

圆不圈兮一不画翻云覆雨当轩挂往来蹉过好风雷空到镇州寻普化。

无幻和尚烧火次僧问如何是自性天真佛幻曰与我搬取一束柴来僧搬柴至又问幻曰者奴儿婢子好恶也不识。

家山忘却问长安寂寞途穷衣薄寒不识怀中金弹子更来人世觅真丹。

径山南明慧广和尚掩关兴善于无字话凝然觉物理一致无幻闻有真实志乃至关前勘问师将前工夫举似幻顿足曰悔我来运向后纵欲到此不易得也师即启关谒幻于车溪未几入幻旧隐之白云服勤八载每闻示诲必垂泪刻究一日偶拾片纸有观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有省呈幻幻即印可。

尺水俄兴万丈波引人胸次自成魔家■丧尽■深恨到老无如片纸何。

南明慧广和尚示众五峰头卓朔双径■■■■石岩 跳明月池倾天此四句中有一句有杀人刀无活人剑有一句有活人剑无杀人刀有一句杀人刀活人剑俱有有一句杀人刀活人剑俱无若拣点得偶偈分明许你参学事毕。

尺水波兴万壑风冰轮倒卓海门东南邻北舍如相讯白发红颜一醉翁。

南明和尚因闻谷印参问了即业障本来空为甚师子尊者被罽宾国王斩却南曰本来空曰争奈头何南曰本来空曰为甚罽宾国王一臂堕落南曰本来空。

晓听瞿塘三峡水晚看潇湘一片云独怪屈原心最毒洁身何似辅慵君。

南明和尚看雪次侍僧云满山都是雪南曰随声逐色汉僧曰乞师离声色道一句南曰满山都是雪。

夺却饥鹰爪下食翻云覆雨令全提任从智辩如鹞子也落风前第二机。

普明鸳鸯湖妙用和尚上堂僧问如何是古佛心湖便打曰如何是学人心湖曰欲攫

游龙蜿蜒竞上曰毕竟如何湖连棒趁出。

漫天虎帐竖旌旗赤眼波斯战亦奇夺汝铜符难折合又将军令布全威。

鸳鸯湖师翁访湛然和尚问目前无法意在目前其旨如何湛曰闻令师出关那湖曰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又作么生湛曰请出我要止静湖拂袖而出。

君吹无孔笛我抚没弦琴主宾相见处拍拍是徽音。

鸳鸯湖师翁访密云和尚云竖拳曰见么湖曰见云曰见个甚么湖曰大家在者里。

作家相见衣破露肘倾盖一言播扬家丑。

金明介庵本师参鸳鸯湖和尚才跨门湖曰是甚么庵拟对湖震威一喝庵豁然契悟乃掩耳便出。

五蕴山头看彩云一声毒鼓不堪闻石人惊起呵呵笑捧出双轮彻夜明。

介庵本师问僧如何是探竿影草曰情知和尚出某甲手脚不得庵曰是你答那曰是庵曰却是你出老僧手脚不得。

一竿揽动千江水烧尾金鳞控浪走纵有神机透网难阿谁出得渠依手。

龙池幻有传禅师闻灯花爆声有省遂抵京求证笑岩。

泥牛纵步上天台踏碎重峦烟雨开若不清风生两腋那能亲到赤城来。

天童密云悟禅师因挑柴过一山弯触傍积薪有省。

一上瑶台释旧愁泼天春色满皇洲夜来乘兴登蟾窟处处笙歌彻玉楼。

梁山观禅师僧问家贼难防时如何。

作家相见主宾互换师子游行象王回盼雷电崩驰也乾坤失色波涛相激也龙鱼化变杀活全机彼此知是非那许傍人见。

梁山因太阳玄问如何是无相道场山指大士像曰者个是吴道子画的阳拟进语山曰者个是有像的那个是无像的阳有省。

点点梅花点点雪吹起团团楼不灭忽然迸出一轮红方见琼林花似血。

鹿门觉禅师师问胡家曲子不堕五音。

官商不落兮韵出青霄鸡啼夜半兮凤舞明昭无舌童儿兮言能继和铁笛横吹兮声遏箫韶一曲平沙铺落雁回头春色自迢迢。

雪岩满禅师初参大明次造王山得记。

英灵自负挾天才眼里星飞舌上雷挟策临场登宝级题名金榜气雄哉。

万安严禅师首参息庵有省后于淳拙处。

金鳞跃过禹门来气喷风雷云满腮掌上丽珠频吐纳时人那识化龙才。

宝应遇禅师一日值灵隐上堂举洞山偈曰切忌从他觅。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风来枕畔耳到松根寒鸦啼彻三更梦丹桂飘香透碧轩。

俱空斌禅师参凝然求示心要。

达磨未来作么参两眼黑似漆一睹秦槐便豁然鼻孔自撩天参得禅也风来席上

何惊疑兮火里生莲恰恰红炉一片冰乌龟戴雪上峻嶒洞山宗在尔躬天际玉麒麟海底碧潭龙。

无方从禅师参俱空空曰子曾参何人。

相逢共酌玉壶春你杯我盏兴偏新夜深月满虚堂寂琥珀光浮话入神。

月舟载禅师掩关阅万松录有省。

霞铺宇宙山川锦林下幽人兴正妍帘外转身刚夜半堂前明月照无偏。

幻休润禅师读楞严至圆明了知不因心念处有省。

翻手云覆手雨旋天干地穷今古龙吟枯木今日暖花香树秀寒岩兮云攒鹤舞凤腾霄汉渺无踪象驾红轮逆可睹龟毛缚杀太虚空兔角杖敲铁牛吼。

云门显圣湛然澄禅师掩关看乾峰举一不得举二话豁然大悟。

举一明三风清月朗截断舌头天高地广。

湛然澄僧问如何是学人自己湛云你无自己。

迷巢幽鸟觅芳归细雨寒烟锁翠微嫩草湿沾花烂漫那知春色在蔷薇。

东苑晦台镜禅师阅维摩经至此室空无侍者诸佛国土亦复如是处豁然大悟。

陈年蛊毒实难当惹着浑家尽丧亡脱骨神龙霄汉去夜深红日上樽桑。

报恩浮石贤禅师上天童省覲童仍命侍者一日值雪童问好雪因甚不落别处师曰祇为大地无寸土。

剪玉飘空匝地飞山川锦绣寸无遗王维徒用丹青手谁识天孙最巧机。

鹤林牧云门禅师僧问世尊未拈花迦叶不微笑。

一片浑圑太古心是谁巧凿丧真淳任有补天炼石力无奈东皇逗早春。

三塔主峰圆法禅师参金明明竖拂子师便喝明曰从上佛祖尽向者里流出你还见么师曰从上佛祖尽向者里来后入室明竖拂曰前日者公案意作么生师曰又要从头起那明领之。

树鸣条雨破块风云际会蛟龙出海别浦涌波澜青天色不改一波起又一波兴万象森罗观自在。

庐山东林山铎真在禅师最后参金明明问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个甚么师曰灵明曰昨日有人恁么道三十棒趁出了也师曰要打便打说甚昨日随声便掌明约住曰者瞎驴乱作那师拟进语明便打师复拟进语明又打师豁然契悟。

披龙鳞捋虎须英风凛凛已具全威翻空倒海愈作愈奇重关直破何处寻伊跨丹山之彩凤兮迥出青霄御玄区之神龙兮路碎天池回头只见洪波渺无限平人堕险巖。

石雨方禅师参径山南明和尚问一念缘起无生超彼三乘权学阿谁缘起有生耶山震声便喝雨时茫然坐数炷香如弹指顷遂有悟入。

蓦踏禹门内电飞立身云外听全机一声霹雳须弥碎焦尾金鳞破浪归。

愚庵三宜孟禅师参云门进堂约不语戒正提撕忽门入堂高声曰放下着师不觉掀眉一笑门问里州牛吃禾为甚益州马腹胀师曰问取露柱。

一笑河山彻底清问取露柱出常情长江白浪兼天涌石伞峰前月正明。

灵隐具德礼禅师僧问如何是佛师曰砖头僧曰因甚云门道干屎橛师曰两彩不同图。

瑶琴一曲独高吟大地谁能和此音若是死人开活眼顿教瓦砾尽黄金。

大清国主世祖章皇帝宾天书偈曰。

十八年来未足酬江山坐断几时休不如撒手归家去那管千秋与万秋。

红轮日日出东宫漫道携筇去路通大地尽沾皇化育万年恩泽用无穷。

法语

示天惟德记录

从上古德有个入路必须见人然后水边林下保养圣胎子已具正知见不妨扬子江上抛纶掷钓恢弘济北风规放出车溪水源直使蠡湖波浪滔天浸烂衲僧鼻孔踏翻千圣顶一任吟风弄月遇缘即宗随机唱教大悲者里和盘托出克家之子一肩担荷河山千里莫负今时珍重。

示天峰修侍者

真机廓彻始可岩壑韬光圣胎完固方称出格道人谁云瞌睡虎莫拟踞地狮哮吼则声震寰宇返■则裂破虚空不同跛鳖盲龟岂似守株待兔一朝风云际会雷奔电掣之时必勿滞于池中也珍重。

行略

康熙壬申菊月门人机(质德相)等设普茶请师说行脚师不允恳求至再师不得已勉谓众曰山僧素性鄙拙一味实头且无经史之学亦乏济世之才不似诸方攒花簇锦巧妙尖新以耸世听适因诸子殷勤再三不免依事相告山僧原籍金华武义县俗姓徐先君字仲芳母唐氏先君任登州都阉崇祯甲戌九月初七日巳时生余署中幼见佛僧心生颐悦九岁母逝时艰风鹤先君叹曰大丈夫无定乱之策莫若解绶而趣空门避此火宅遂投华严从自化律师髡染取字寿峰无何旋浙之履坦屿结茅曰灵慧院余亦依先君圆颅同造灵隐礼具德和尚秉戒一日闻警策工夫即趋方丈求指示禅要德命看竹篋子话乞进堂打七一个竹篋子放在面前奈何他不得自觉有些奇怪期毕德命余充直岁虽执劳务参究益切犹如触壁面墙了无缝罅一日普请挑柴竟忘其处信步随行到北高峰一目千里觉身心爽快跌地危坐忘返未及更时抬眸见月光皎洁大地山河洞然无际碍膺之物顿时不见喜不自禁复私谓楞严经云若作胜解即受群邪仍跌坐复提究话头身心内外空无所有翌翠归众责余违规余笑而对曰若不登高望怎知天地宽德闻余语命侍者唤余至方丈德举竹篋曰向者里道一句看余曰宁可截舌不犯国讳德曰未在更道余曰不可捏目生花德曰离心意识参出圣凡路学你作么生

会余曰和尚也须道一半莫全靠某甲德乃举香严上树话曰是何意旨余曰香严老汉弄巧成拙德曰他未上树时又作么生余便喝德打一竹篋余即礼拜自是机语屡契明春先君入寂余请具和尚举火入塔未几即告假往毗陵卢舍访祖印耆宿留过夏印问佛法的大意余曰临济曾吃棒至今痛不休印曰那里见得余便掌印曰者厮儿余又掌印便休栽田次印拈起秧曰唤作秋入地狱如箭射余曰大有人不唤作秧入地狱如箭射印曰上座唤作甚么余举秧示之曰会么印曰切忌逢人错举余曰道甚么印抚余背曰也瞒你不得余曰莫脏污人好印归谓众曰妙公应机直捷处众温和将来必为人天宝筏余曰者老汉齿落头白语不关风是秋闻木陈和尚住青州大觉余往扣问和尚远临不易还有不动风尘者么陈便打余曰恁么则尘埃满面也陈曰无人识得渠余曰贼身已露陈又打余便喝至晚请茶陈曰上座穿云踈岭被绿水青山换却眼睛余曰和尚莫以己妨人陈举茶盞曰者是赵州底青州底余曰某甲从来无分别心便吃茶一口陈曰料掉没交涉余向侍僧曰者老汉脑后见腮莫与往来陈便掴余合爪曰谢茶便出寻至天津报成听冀如座主讲法华一夕如至寮问曰南方知识未审受持谁经称扬何法余以手画一圆相云会么如拟议余曰此固非座主所知只如古人道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即同魔说座主如何讲如少选乃曰西来密意可通一语否余指虚空曰炽然说无间歇如罔措余曰向下文长付在来日如喜而作礼余曰座主为人天师表何得如此如曰观禅师气度非众可比余曰请座主尊重一众惊异明年南下抵尧峰见费隐和尚隐问甚处来余曰天宁(隐曰)甚么处是你安身处余曰对面不相瞒隐曰未在更道余弹指一下隐曰弄虚头汉余便喝隐曰野干鸣余又喝隐曰我直下疑你者两喝余曰尽天下人直教疑杀隐曰你还识天下人么余曰金陵纸贵一状领过隐曰并却咽喉唇吻道将一句来余曰曾经巫峡猿啼处几个人闻不断肠隐便打余曰棒头有眼不可草草隐曰草草打着一个余礼拜到南涧参箬庵和尚庵问何处来余曰灵隐庵曰飞来峰为甚只解恁么来不解恁么去余曰既来之则安之庵曰向上座脚跟下道一句看余曰画见日夜见星庵曰除却见闻觉知又作么生余曰花开芒种后叶落立秋前庵打曰者掠虚汉余曰赖有和尚相识庵又打至遁村礼浮石和尚方展具石以杖作吹笛势云一枝无孔笛吹出少人知余曰一夜落花雨满村流水香石曰草鞋钱教甚么人还余曰云自帝乡出水归江汉流石曰看破了也余收坐具提起抖擞曰且喜四角完全石打曰多虚不如少实余曰某甲自来过桥不趺足石唤知客领者汉参堂去余礼拜居累月遇同参墨云兄拉往临清止应元值玉林和尚奉旨还山舟泊鳌矶余同墨兄登舟礼拜林问鳌头矶观音髻大转法轮汝还闻么墨兄推余只对余曰不闻林曰尽大地人闻汝何不闻余曰某甲若闻则大地人尽不闻也林曰汝特来礼拜老僧有事相借问得么余展两手曰和尚何不早道林便打余曰今日小出大遇林又打曰者一棒作么生余曰也不得倚势欺人林曰放汝三十棒余拂袖便出次春复至浙参古南牧云和尚云曰不得擎拳下喝向者里诚道一句看余曰一堂风冷淡千古意分明云曰有佛处不得住无佛

处急走过汝又作么生余曰正是学人放身命处云便打余曰苦瓠连根苦甜瓜彻蒂甜云曰见何道理余曰日可冷月可热云曰衲僧分上如何即得余曰不劳再勘云曰衲子难瞒余每闻金明门风孤峻道重诸方非真正学者不敢撻锋康熙庚戌春余特造金明谒介老人老人问云封狮窟向背无门汝从何入余曰从门入者不是家珍老人曰汝是行脚僧为什向驴胎马腹里作活计余曰今日亲见和尚老人曰汝看老僧眉毛落了几茎余曰生也老人曰浆水钱且置草鞋钱教谁还余曰和尚欠多少老人便打余曰不入洪波里怎见弄潮人老人曰汝见个甚么却恁么道余曰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老人曰参堂去少顷命吃茶老人拈起一枚果子问者是醍醐是毒药余曰舌头在和尚口里老人曰上座如何会取余便喝老人放果子至余面前曰试吞吐看余便作礼曰谢和尚茶老人即命余充维那一日余侍老人看百组图老人问汝也在此数么余叉手而立老人以组图遮之曰老僧为甚么不见余曰非但和尚只如佛祖亦觑不见老人曰居何阶级余曰从 无位次有何阶级老人深肯即示一偈曰蠡湖一句佛祖罔措落何阶梯了无位次又一日老人落堂因滴水案上令众下语余曰者老汉只者一点也瞒不得老人曰老僧罪过又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余曰庭前皓月浸梅花老人曰赵州道我在青州做领布衫重七斤又作么生余曰季冬严寒伏惟和尚珍重老人便打余与主峰兄侍老人围炉次老人曰火炉头有个宾主句汝道看余曰和尚坐某甲立老人指火曰者个为什么向寒灰里发焰余曰非为分外老人以火箸敲炉曰还跳得者个出么余曰不独某甲直饶三世诸佛全身在里许老人曰大须仔细余便礼拜珍重老人寻命掌院事余春米次老人至问子还是为众竭力还是资养己命余曰喂驴喂马老人曰子是第几头余曰将谓无人证明老人便与一掌余执劳六载所得日益机缘甚多不能枚举壬子元旦老人升座拈香祝 圣毕乃曰卓锡蠡湖念五春今朝意气出常情海天阁外纷纷雨带水拖泥祝圣君拈拂子召众曰世尊说法四十九老僧开堂二十五灵山拈花金明竖拂且道是同是别余出礼拜曰且喜老汉今朝瞥地老人竖拂子曰只者个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且道承谁恩力余曰粉骨碎身未足酬老人打一拂子余便礼拜起依位而立老人即付余衣拂并法偈曰狮子窟中事善哮吼者得今得本无得无得得亦得老人复谓曰子因缘既熟无久滞此古人云未有常住而不行者水边林下把茅盖顶顺时行化续佛慧命余秉命北游抵临清众延住天中阁余自谅福薄忝肆僧伦前后亲知识二十余员末后见金明老人一片婆心何以报答但土甃柴床恶衣粗食疗此幻躯以待将来迄癸亥春大悲虚席时融涵禅宿同冀孝廉云苍林封君芝山秦州牧范仲英高双泉暨诸护公帖邀余开法余勉为应请入院余感时风凉薄不欲苟效流俗种月耕云兢兢株守诸方衲子不嫌孤寂渐渐日增余初住时荆棘弥垣草莱萎地赖檀护协力不数载而焕然改观竟成丛林虽处荒俭而接待云水卧薪尝胆弗敢少懈由天中而灵鹫及创护国兴大悲工作甚繁余不揣弩钝承乏诸刹垂二十年矣每思老人法乳重恩时不敢忘昨庚午冬特造金明扫老人塔于大慈庵略表积诚事竣即往苏州淞江杭州诸处访旧日知

交今壬申夏初晦岳法侄退三塔院事余时在苏州不意项牧公法兄率方伯言远王公学宪容山钱公兵部肇余杜公明经元亮陈公及诸位缙绅先生士民等请住三塔法席勉力支撑几将二载幸诸人不弃鄙陋甘此枯淡辅弼丛林盖为法之诚至矣尽矣兹因诸人虔恳至再不觉葛藤缕缕如许有烦众听山僧无一法可酬伏冀众慈久立珍重。

嘉兴大藏经 大悲妙云禅师语录

妙云雄禅师语录卷五

住东昌府洪凉禅寺嗣法门人机善编阅

机缘

师侍金明介老人明问文殊七佛之师因甚出女定不得师曰月里嫦娥巧画眉明曰罔明初地为什却出得师曰杓卜听虚声明曰作么生是正定师曰五台山上五层台。

明问如何是道师曰看脚下明曰如何是道中人师曰饥餐渴饮明曰路逢达道人
不将语默对且将什么对师曰劈面拦腮掌明曰且莫诈明头师曰老老大大好恶也不识明便休。

明问那吒析骨还父析肉还母然后现本身说法如何是本身说的法师曰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

明唤监院师近前明曰我唤监院为甚妙云来师曰和尚莫贵耳贱目明曰你是阿谁师便喝明曰何不道道师曰道即不辞恐有屈和尚明颌之。

明问如何是妙性圆明师曰寒向火热乘凉明曰死了烧了性在什处师曰盖天盖地明打曰者一棒落在甚处师便喝明曰末后一句试道看师曰仲冬严寒伏惟尊重便礼拜。

明问不是心佛物是个甚么师曰月似弯弓少雨多风。

明诞日预夜落堂曰明日老僧贱辰汝等作么生庆良久众无对明曰也无文殊大智罔明初地以杖旋风打散归方丈随召师曰汝试道一句看师曰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明曰适来堂中众禅师何故不祇对老僧师曰金翅当寰宇阿谁敢出头明曰老僧归方丈是何意旨师曰密移一步看飞龙明拈杖曰者个明日还用得着么师曰云在青天水在瓶明放却杖。

明问百尺竿头如何进步师曰门前范蠡湖。

天乳哺参师问何处来乳曰南方师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乳曰与和尚此间不异师曰用去作么乳曰也须到过师曰曾到岩头么乳曰到师曰他道婆生七子六个不遇知音祇者个也不消得便抛水中意作么生乳曰贫恨一身多师曰从上古德以何为人乳曰杀人不用刀师便打乳便喝师器之。

天痴善参师问那里来痴以手点空师曰者野狐精拈棒便打痴便喝师曰临济有四喝你者是那一喝痴曰三世诸佛分疏不下师曰放汝三十棒。

入室次师问德山托钵是何意旨痴曰为怜三尺子不惜两茎眉师曰岩头密启其意又作么生痴曰鬼家活计师曰唤甚作末后句痴曰片雪点红炉师复问香严上树意在如何痴曰抛砖引玉师曰为甚呵呵大笑痴曰章底辞秋罢歌咏向春生。

师又问临济大师因什会也打不会也打痴曰苦瓠连根苦甜瓜彻蒂甜师以杖划一划曰还出得者个么痴便喝师便打痴作礼。

天惟德参师问涂毒鼓轰天震地为什聪耳不闻惟曰识法者惧师曰嘉州大象被蛇吞却意作么生惟曰小出大遇师曰一粒米八金刚抬不起为什被蝼蚁衔去惟曰贼是小人智过君子师便打惟便喝师曰喝后又如何惟曰万象尽回春师颌之。

天峰修参师问过量人高步毗卢顶上汝寻常什处行履峰曰含元殿里那问长安师曰狮子踞地群兽避道因何唤作系驴橛峰曰屈尊就卑师曰只者个人人本具个个不无汝为什不识峰曰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师便打峰便喝师又打峰连喝两喝归位立师颌之。

浊空贞座主参问五虎擒羊如何得出师打曰从者里出空曰一个疑团今日被和尚击碎了也师曰见何道理空曰觅火和烟得担泉带月归师曰不是空曰和尚莫将乌豆换人眼睛师打曰参堂去。

空再参师问上座千里而来还有不动的么空曰覩面相呈师举拳曰还见么空曰婆心太切师曰离却见闻觉知试道看空曰某甲到者里有口只堪挂壁师曰放子三十棒。

天屋福参师问你是何处村僧屋曰浙西子道什么师拈棒便打屋便喝师举棒怒视曰再喝看屋礼拜曰今日亲见和尚师颌之。

睦闻纯参乃合掌曰拜即是不拜即是师劈脊便棒闻才开口师又打闻复拟开口师蓦掩其口闻豁然大悟便礼拜师曰汝见个什么便礼拜闻曰今日幸遇和尚得见金明和尚立地处师曰莫承嗣古兄去么闻曰若恁么则不亲见和尚也师颌之。

斯要灯参才礼拜师便喝要曰莫探头好师曰什么物与么来要曰历劫穷年事无人识得伊师曰直饶识得堪作什么要礼拜曰今日亲见和尚师颌之。

天巩黄参师问诸佛智甚深汝从那里入巩拍香几一下师曰古人道先以定动后以智拔是如何巩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师曰忽若天崩地裂你向何处安身巩曰金香炉下铁昆仑师曰作么生得不触不背去巩曰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师颌之。

季彬质参彬曰久响高风无缘亲近师曰即今是有缘耶无缘耶彬曰且喜亲见和尚师曰如何是亲见底事彬曰偶得瞻礼奚敢造次师劈面一掌彬便喝师又掌彬托住曰住住果然名不浪传便礼拜师器之。

惟一颖参师问人人有个生缘汝的生缘在什么处一曰寒则衣饥则食师曰吃一生饭不动一粒米着一生衣不挂一缕丝又作么生会一曰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师拈杖

曰还识者个落处么一曰何用剜肉作疮师曰临济大师因什在汝脚底一退身三步曰恶师曰放汝三十棒。

了心相参师于拈花客舍师问我手何似佛手心曰昨日闻和尚到此师曰我脚何似驴脚心曰今朝相见恨迟师曰人人有个生缘如何是上座生缘心曰和尚前怎敢违却师拈杖曰为甚本上座不知心曰风吹梧叶落何处不秋清师打曰正好吃棒心礼拜再参师问如何是佛心曰眼不见鼻孔师曰如何是法心曰钓丝绞干沧海师曰如何是僧心曰眉直眼踰瞪师然之。

师到善应哲印噩座主呈所见师曰如何是见不能及底事印便喝师劈面与一掴曰还见者个么印拟开口师即掩印口曰是个甚么印顿释前解便作礼师曰你见个甚么道理印曰劈破鸿蒙窍何处不春生师曰一归何处印曰碧天无月潭无影遍界腾腾不露踪师曰未在更道印曰一物不将来更道个甚么师曰昔年亮座主今日有阇黎印礼拜师曰如是如是。

本光量参师问猛虎以肉为命因甚不食其子光曰美食不中饱人餐师曰出网金鳞为何被断贯索绊倒光曰迅雷不及掩耳师曰黄檗打临济是何意旨光曰逼生蛇化龙师举竹篋曰触不得背不得毕竟作么生光曰轰天动地师曰放汝一顿光曰知恩有在师颌之。

云卧衷参师问千圣顶 为甚被汝踏碎卧曰不是冤家不聚头师曰达磨面壁为什神光得髓卧曰云从龙风从虎师打曰者一棒具权实照用汝作么生会卧曰金门纸贵一状领过师曰衣线下亲切道一句看卧曰不劳再勘师契之。

澹月海尼参师曰那个是你未生前面目月曰不识师曰甚处得者个消息月曰打破虚空秤锤跳出师曰莫是你见处么月曰见不可及师休去月再参师问如何是诸佛出身处月曰石人夜半打秋千师曰临济德山因什惯行棒喝月曰鞭牛上壁师打曰山僧者一棒作么生会月曰恩深似海深师可之。

贡元楚生何栋居士参师问何姓士曰姓何师曰台号士曰楚生师曰居士吴人因什楚生士曰和尚莫分别好师曰岂不闻云月是同溪山各异士曰弟子不恁么道师曰汝试道看士曰尽大地是个自己何同何异师曰只如毗岚风起大地销烁自己在甚么处士豁然便礼拜师拈棒拟打士摇手止曰不必师曰汝向甚处着脚士曰尽大地总被吾师占却了也师曰居士在什处士便喝师肯之。

汉槎陈溯居士参师问今夜阎老与汝算饭钱你如何抵对士曰风吹片雪补梅花师又问如何是万法归一士曰鸡寒上树师曰一归何处士曰鸭寒下水师曰辞旧迎新又作么生士曰暮夜事繁明日拜视和尚新禧师拈拄杖掷地曰露地白牛翻身去也士礼拜师颌之。

清虚王羽士参问如何是西来密意师曰与我东土不异士曰如何是和尚不异底意师拈杖便打士乃点首唯然师曰汝见何道理便点首士曰水归终到海月落不离天

师曰我几乎唤汝作道流士礼拜师可之。

秀才胡元一居士参师问既是漏尽阿罗汉因甚被火烧却士曰露师曰为什你眉毛卓竖士曰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师曰许你道一半士曰那一半请和尚道师便打士曰赤心片片师颌之。

扶云萧居士参礼师问居士高姓士曰姓萧师曰占人一管箫吹散八千兵汝试吹看士展两手曰又是一场祸事师曰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士曰老和尚棒头太奢师曰几乎唤你作俗人士曰和尚捺人向坑子里作么师曰雁过长空影沉秋水土曰理长即就师打曰逢人切忌错举士礼拜。

师因普韵法辞师曰马祖一喝百丈为甚耳聩韵曰和尚莫被人瞒好师曰百丈举似黄檗黄檗为甚吐舌韵曰递相欺诳师曰如何是大机大用韵便喝师曰者一喝是大机是大用韵曰山自高水自低师曰浆水钱且置草鞋钱教谁还韵又喝师打曰霹雳送飞腾韵礼拜师嘱曰天乳汝师也。

师到吴门心庄读雪陈居士舍问曰如何是居士修证不无污染不得的士竖一指师曰藏身处没踪迹为甚露出尾巴士曰没踪迹处不藏身方为好手师打曰漏逗不少士曰却被和尚看破。

僧参问如何是如来禅师曰三脚驴子弄蹄行曰如何是祖师禅师曰八角磨盘空里走曰谢师指示师打曰承虚接响汉。

僧问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意旨如何师曰龙袖拂开全体现象王回顾落花红曰明什么边事师曰孤鹜落霞长天秋水。

僧问如何是三类化身师曰汝会杀人么曰我王库内无如是刀师打曰不是我同流。

僧问七佛之师为什出女子定不得师曰子房终不贵封侯曰初地菩萨因什却出得师曰疑杀天下人曰大定等虚空如何有出有入师曰虚空中会取曰正恁么时定耶非定耶师曰普僧一喝师曰出僧拟议师曰堕。

僧问如何是不退之地师曰官凭文书私凭契约。

僧问离心意识参出圣凡路学毕竟参学个甚么师曰未跨狮子桥早吃三十棒曰婆心太切师曰知即得僧便喝师曰恶发作么僧拟议师直打出。

僧问如何是般若体师曰粪箕扫帚曰如何是般若用师曰搬砖运瓦曰如何是体用双彰师劈面一掴僧曰沾恩有分师曰莫将鹤唳误作莺啼。

僧问如何是威音那畔事师曰泥牛踏碎铁昆仑。

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户外风敲竹曰明甚么边事师曰庭前蝶舞花曰学人不会师曰桃李满园开僧无对师便打。

师看济川老宿病济曰正当八苦交煎如何得个安闲法师曰饥餐热铁渴饮洋铜济曰古人云病乃众生良药病即是不病即是师曰分身两处看济曰药病两忘时如何

师曰顶门上更下一针。

师见天痴阅报恩经问曰那一句是报恩大意痴竖起经本师曰莫空看也曰如何是报恩的意旨师便打痴作礼师又打曰如何是报恩底意曰婆心太切师曰逢人不得错举。

僧参作○相师曰九十六种你者是那一种僧竖一指师以杖画⊕相云者里具杀活纵夺汝辩得出么曰和尚疑则别参师屈躬曰谢上座指示僧拟议师曰莫道无疑好连棒打出。

师渡河次问士曰那里来士直上覷师曰即今在什么处士直下覷师曰为甚飘堕罗刹鬼国土便喝师曰惊天动地作么士拟议师便掌。

僧问佛法大意如何体究师曰寒则普天寒曰毕竟作么生师曰热则普天热曰学人不会师曰春雨夏日秋云冬雪。

僧问如何是不动尊师曰卯生日戌生月。

师作务次僧问和尚用得一镬头熟么师锄地不顾曰和尚莫太劳么师亦不顾曰太区区生师仍不顾僧礼拜曰某甲罪过师掘土放僧背上曰诸方火葬我者里活埋。

僧问如何是正法眼师曰袈裟无边。

僧问诸佛智慧从何门入师曰夜雨滴空阶曰学人闻时富贵因什见后贫穷师曰更嫌何事。

僧问无梦想见闻主人公在甚处师曰有利无利不离行市。

僧问如何是异类中行师曰头角峥嵘曰如何是清浄比丘师曰步步着地曰谁得谁失师曰把手行不得独足上高台曰向上事作么生师曰相牵入火坑。

僧问如何是清浄法身师竖拂子曰如何是圆满报身师横按拂子曰如何是千百亿化身师挥拂子曰三身中那身说法师击拂子三下曰是照是用师便打僧曰从今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师曰又被风吹别调中。

僧问色身败坏即不问如何是坚固法身师曰八臂那吒扑帝钟曰请师明示师曰石人推倒五须弥。

僧问如何是佛师曰独足夜叉头戴井。

僧问如何诸佛出身处师曰金华腊火腿嘉禾臭鸭蛋僧曰东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师曰现钱买卖时价不同僧拟议师便打。

像赞

观音

随缘赴感遍尘尘现像端严悲愿深杨柳枝头倾一滴山河大地尽回春

达磨

廓然不识有淆讹覷面梁皇一着蹉不是抽身江半苇如何少室万年歌

金明介老人像赞

开炉鞴于双径烹佛镕祖建法幢于蠡湖骂雨呵风把住要津衲僧乞命横按莫邪波旬
丧胆棱棱然如千峰独立荡荡乎使万派朝宗有时与人脱皮换骨有时为人吐胆倾心
三十年不出户限多少痴男女被他换却眼睛在门庭施設固是老汉若是光扬车溪正
脉主持济北家声要且未在何故自有雄上座在

安化世高法兄赞

建法社于帝里道布寰中阐蠡湖之嫡旨化洽海表拈白棒兮断魔佛命根豁青眸兮启
王臣信敬挽颓风于末运缙素同归作丛林之标榜象龙云从金明门下杰称吾兄大悲
赞叹难述始终

牧公项大士赞

大哉者汉弃金吾之爵入佛祖之门博山集生莫敢掠入其室杖人古南不能错抑其锋
末后掀翻蠡湖显大机用就维摩室而说法无畏诸方老衲自远趋风不减庞公作略住
世出世孰与侪同

题蛟门李法兄道影

森森浩气逼晴空手捻轮珠没始终儒释总教同一致维摩不二此流通

融涵耆宿赞

这员古德仪容越俗眉苍貌古心无谄曲笔阵起蛟龙舌尖搏绣虎一宗教于方衷融理
事于空有建毗卢之梵刹不劳长者插标启莲社之津梁大阐远公至教诵不辍口只是一
部华严数不歇手难尽■八轮珠春风满面兮侠骨超方德邵无涯兮汶水生香

致和中公法侄赞

伟哉宗师人天榜样行临济喝拈德山棒作狮子吼声震裂佛祖肝胆用白拈手段扫辟
衲僧伎俩竖大悲千眼条令斩新涌车溪一滴道价日长念余年往来燕浙洙泗二六时
力挽败教颓纲诸方咸谓是当世之龙象山僧却道是今日之大仰

太虚律师赞

貌古形恢气宇汪洋禅律并操一锡参方天目炉头曾酬米价愍忠堂内端禀戒香慨末
法之秋晚曲施方便念祖道之既坠别立封疆道风溥播德音孔彰遐迩缙素皈仰无央
宜乎足下儿孙敬礼常光

自赞

永宁天乳哺西堂请

樗材独善阙修缘漱石枕流那计年骨梗惟能甘我苦眼空端不受人怜袈裟半落珠难
系钵里常闲龙自眠卓地无锥贫也乐好将个事向君传

甘露天惟德首座请

者个阿师迥绝异同心无半点尘埃一味扯西拽东胸藏大千世界作事无始无终横拈
一条白棒拨转临济纲宗不惜两片皮说尽苦空踢翻海岳谁知已相见须知在别峰

法云了心相后堂请

钝叟生成傀儡从来不避怨谤短杖敲风打雨破笠花街柳巷有时舍己从人有时当仁不让有时陆地行舟有时青天吃棒闻之富贵有余见之贫穷可怕十年三坐道场衲僧拟议便掌多谓不善答话每每穷他伎俩自来灰头土面半憨半痴且道是阿谁三塔寺里不识好恶的妙云和尚

九莲季彬质藏主请

心毒过砒礞口慈胜佛祖七尺乌藤打人要彻骨三寸利舌骂人不肯休说底杜蛮禅谁是知音卖个死猫头自不觉丑有时敲空作响有时唤马作牛其实全无伎俩却与佛祖冤仇质知藏什来由把他描邈供养冷地看来老不识羞虽是者等模样切忌犯他当头

开元睦闻纯书记请

看这钝汉全无长处一味瞒预陋巷为居曾向范蠡湖头将个秤锤要捻出汁被个没意智的老冻依暗地里觑破满面惭惶不佳末后向吴越齐燕一笠一杖自怡自悦任人呼牛呼马看来有甚么凭据

华藏惟一颖监院请

老阿呆不知羞短衣衲裤垢面灰头辣棒打人不转手恶口骂人不肯休有时妆村村到底有时为人为到头走遍天下无物堪俦今日有个颖长老向者纸上图模也要烧香供他仔细思量不知曾与你何等冤仇

昌化本光量后堂请

龟毛拂缚雾为云兔角杖敲空成响作事颠三倒四一味瞒预莽卤一条热肠为人彻骨扫尽狂禅玄妙不立呵骂丛林难共商量天人觑捕无路佛魔不敢倚傍行藏特煞古怪一生遭人怨谤者等不合时宜那堪挂向当阳分付本光长老莫学者个和尚

垂问

天无四壁地绝方隅向上一着为什不知。

行住坐卧常在其中试问诸人如何是其中的事。

(佛身)充满于法界人人本具因甚有迷有悟。

人人尽有光明为甚洞山道好佛只是无光。

承言者丧滞句者迷为甚道不疑言句是为大病。

关津无阻四衢通达参学高人还要个护身符子作么。

病是众生之良药为甚要药治病。

联芳偈

天乳哺西堂

得心本无心得法原无法今付心法无处处皆通达

天痴善后堂

竹篋频频验克家机前一箸莫周遮灵山嫡旨亲担荷毒鼓声中振爪牙

天惟德首座

花发皆从地果成自性天本源法如是心体亦祗然
天峰修侍者
百千三昧当时收刹海无边一步周不惜逢人拶险句临机施設显宗猷
天巩黄维那
一拶便通津不劳汗马功魔佛都斩却方可继吾宗
了心相都寺
瞎却正法眼露出破沙盆满盛斯鸩毒展转累儿孙
季彬质藏主
法法从心法无法亦无心契得无心法传流没古今
睦闻纯书记
迢遥大道本如然水尽山穷及第还瞌睡虎能开正眼乘风一跃动山川
惟一颖知藏
惟一无有二深达法源底是法无古今授受何穷已
哲印噩后堂
灵山拈枝花达磨道不识付君须自重花发无穷极
本光量西堂
沿流一句子无传亦无止分付狮子儿哮吼声不已
浊空贞首座
燕山踏碎罢南参大用临时绝正偏拈起布毛空界裂等闲一喝透三三
天屋福知客
一棒一条痕爆爆论实事至理不在言克振吾宗旨
斯要灯维那
窟中狮子吼虚空顶迸裂灭却少林宗无传亦无得
天信祥监院
灵山正法眼传流古到今我亦持授汝尘刹总春生
澹月海庵主
狮子一滴乳驴乳都迸散拈来无少剩匝地无边畔
王复朴炼师
释道名殊事业本同古今一矣谁分西东咄一脚踏翻空劫底三更昨夜日轮红
贡元楚生何栋居士
问道昙轩夏半残薰风吹彻得心安连旬雨滴虚空破底事渠今已豁然
汉槎陈溯居士
佛祖心灯照不偏灯灯递互古今传真源一贯无缁素个事从来不自瞒
文学胡元一

灵山正法眼传持无缙素斯心法亦尔光弘济北后

嘉兴大藏经 大悲妙云禅师语录

妙云雄禅师语录卷六

诗偈

临清怀古

行行过市上车马如云屯荒寺少徒侣取土塞其门曷为金银界而无一衲存或者道风降世尊今不尊后从间道入有僧来西村把臂问兴替日色将黄昏殷勤谈往事危坐伤心魂

大悲寺看月

君不见明月圆于白玉盘阿谁移上白云端莫笑此时尽高卧安知不有间人看众方熟睡我独醒床外月华澹秋影披衣起坐小窗前一叶梧桐落金井梧桐叶落秋转高月中何处鸣檀槽乘兴悠然上东阁不作新诗何所作

渡钱塘

竞说射潮处苍茫毒雾生帆低惊鸟去云急逐人行不见金山寺翻疑铁瓮城南屏犹在望迢递晚钟声

泛若耶溪

野水连沙磧秋云接远峰树深闻牧笛竹好秀僧龕便可寻花入何妨握麈谈篙师能解意偏喜泊溪南

留溟高禅师夜话

薄暮荒城外留云护碧萝冰花檐上结霜月坐中过窗漏寒才补炉温冻已和澹然林下士不厌往还多

圣感晤霁仑禅师

太白源流远燕山法雨深萍踪欣偶聚兰谱定知音既下永嘉榻同听圣感琴古今称著述灯史印禅心

送友

家住吴山越水边花宫何处坐谈禅帆樯北去云千里瓢笠南来月一船此日广陵谁化鹤新秋茂苑独闻蝉故交未肯临岐别慰我空歌折柳篇

孤山怀古

落落人间林处士孤山亭榭圣湖旁荒祠寂寞衣冠古残碣支离蔓草藏放鹤想应乘鹤去种花疑为看花忙旧时幽韵谁堪续凭吊临风倚石床

访盛鹤江

花下锄云久息肩东林无酒惯逃禅半墙日上门犹掩五字诗成句可传种菊著书聊遣兴牵萝补屋且从权客来踏破苍苔色为约同寻山水缘

赠融涵耆宿

莫讶频来涉翠微坐看山色便忘归一庭净扫砖成镜三径幽居石作扉客里何人堪把臂林间野老独投机匡床坐久茶烟细云堕松窗也不飞

金明寺和古灯法兄韵

陶朱故里偶登临水榭闲凭望紺林千古绮罗终寂寞一天风月自招寻秋花满渚飞香雨春草沿阶弄碧阴此际机缘无限好共看鱼鸟自升沉

过静海武安宫晤诸友话旧

髫年寓此即家乡一别云山四十霜三过草堂秋月静半帆风雨客星忙凤城紫气千门砌瀛海青雷百世长竹马萧然都不问相逢惟道两眉苍

喜东岩法兄继席金明

拨转西江第一峰法幢新展浙西东灯分鸳水传今古道接华巔统象龙愧我纶竿虚钓月喜兄禅板启宗风今闻大树能多荫拄地参天不借功

野泊

僧寺围孤屿渔人自一村晚烟还未合新月挂黄昏

题画

木落空山菊正花斜阳一半染红霞陶君此处甘肥遁竹树丛中蔀屋斜
文可索诗有答

龙渊惟有劝修持大厦全凭一木支好句昔人浑占尽老僧何暇更题诗
景德早起

夜雨空阶滴滴闻推窗忽见绛河分刚凭一夜东风力埽尽天南万里云
和宋天封佛慈禅师蜜蜂颂

金明介老人移梅得断碑碑载佛慈禅师蜜蜂颂五首一时诸方异而竞和余亦从而和之。

百花丛里战香时得意逍遥簇拥归共聚云堂韬略定泼天门户任高飞
晴明雨落尽生涯大地山河作一衙识得针锋全活计超然到处便为家
扬威鼓翅令行时大用纵横总不离满径芳花恣笑傲香风撩乱亦心脾
春来秋去总风光鼓腹讴歌不胜忙吸露岂辞跬步远家私贫富一身当
雅韵时操妙有桐从缘荐得一圆通假能别展全机句惹着些儿透顶红

题金明一击轩用李(正长)民壁间韵

一击心空不假持风前独露更何知撩天个个谁酬价引得清风八面吹
信手拈来打着竿一声迸裂骨毛寒抬眸顿觉虚空落大地山河另眼观
击着筠篁自有音香严忽地眼中闻浑身踊出无踪迹昔日南阳独羡君
数竿斜曲倚轩时节操虚灵耸翠微不是有心能作响那堪就里接来机

祝金明本师介老人六秩

蠡湖湛湛水生香一派渊源流出长争似曹溪布泽远洄澜不禁祝无疆

和牧公法兄盆蕙韵

一种天然别样身灵根端不借阳春幽香自与众香异玉洁芳姿格外真
琼葩密蕊几多年忽地奇香吐玉莲更有一般清意味不由风雨占春先
香风馥馥霭禾城万汇峥嵘仰素馨玉萼冰肌难比并不同群卉待春生

寿安化世高法兄六帙

法幢高踞帝王都肘后斜悬夺命符鸢岭灯分蠡水月车溪浪涌济河图横拈麈尾翻云
雨倒握金鐏截智愚耳顺揆辰当此日临风千里挹真模

金明千佛阁上新梯和本师韵

宝阁峻嶒烟雨低百城环绕步云梯征帆远近迷鸳渚杨柳晴荷漾鹤堤花坞遥开桑柘
舞铁舟斜傍竹松西凭虚浩气冲牛斗蠡水光浮海月齐

喜东岩法兄继主金明

锡卓洪都第一峰法幢又竖在禾中蠡湖克振嘉声远携里钦闻正脉通愧我同师荒鲁
地喜君格调继天封千妖百怪藏踪迹挂剑眉间不借功

赠先福别传法兄

湖头分袂各翛然山左诛茅已有年每听狮音喧宇宙尝看法语外蹄筌羡君独亚摩醯
眼使我深思济北拳出入一门千里怅而今又得话重圆

寄祝麻城永庆全豁法兄六秩(一字波宗)

杂华寿量正难思蓬射欣逢耳顺时麈尾拂开日月永乌藤卓出岛洲奇榴花熠熠传心
印艾虎纷纷祝嘏祺愧乏一芹为庆意遥修短句当擎芝

寄祝友可铁容法兄七帙(着禅灯备考行世)

滹沱水阔友山长龙象森森慕远方备考桥源法有溢大宗正脉道无疆天回紫气旋筹
屋鹤驾云衢度旻苍遥祝椿灵同宝掌料将短句寄幽篁

送逾祖法兄住北京开化

一本同源出蠡湖肘间各自挂灵符君游帝里施甘泽我入齐邦养瘦臞钦听狮弦操别
调喜闻雪曲咏新梧相逢促膝衷心尽得意金门道不孤

赠道安禅师住大宁

法幢重整扩弘谟振起滹沱立要枢祖令高提昭上国真灯再焰耀寰区江南久唱无生
曲山左今悬太白符伫见象龙排两掖家声聿聿动天湖

阅石源法侄滴乳集

堪嗟着辑各偏枯举世何人是董狐滴乳迸分八斛乳颗珠照彻万乘珠廓开正眼清宗
谱祖述真规显道模济北家声千古振石桥源远布皇图

寄赠晦岳法侄住金明

沿流底事贵高功端的桥源道更隆少室真规藏蠡水玄门锁子挂天封欣闻狮窟宗纲
振可羨车溪正脉通珍重炉锤全照用横拈倒卓任西东

赠诺岩法侄住三塔

道脉流长这着先青莲宝印在高贤符悬肘后全宾主锡卓吴西动鲁燕桥上一灯明景
德滹沱三要阐龙渊应思正法临秋运克继家声任仔肩

赠五叶圆音法侄继席大悲

力挽颓风展化机时钦高德后贤依恢悬法印扩弘范妙阐雷音接泊希继起家声隆海
宇横抽宝剑截魔威喜公独揭车溪令唤醒愚顽就路归

挽普度太虚律主

南山律脉道宣传躅接惟君展法筵广演毗尼天雨散恢弘衣法戒珠圆恒遵七佛真仪
式克阐波离密行坚何事一朝归净域令人怀想到龛前

寄赠佛定禅师住白云

高提法鉴倚天涯派列曹源一滴赍汴国道弘石伞脉清渊钵涌弁峰霞烹龙辣手新炉
鞴夺食雄才旧爪牙大振嘉声谁得似远闻法化绝周遮

寿量空法主七秩

尘尘扫却绝炎凉定水澄清岂泛常半世玄谈融理事一生讲演即心王天垂余庆稀龄
健地涌寒灰腊更香齋饮安闲消岁月风翻荷叶暑情忘

挽圆通彻微禅师

狂澜欲抵撤津梁此日清溪失宝航住世正堪匡法社茂年何速步莲邦朔风凛冽寒侵
骨片月朦胧光递芒惟见狮林悲颂切满庭松柏意彷徨

阅空诸罗大士华严钞纂及合论口占

道眼精明思力优潜心义海迈时流清凉著述百城现长者操觚几个酬品品全提击节
旨言言见谛廓宗猷羨君璧合惊人句理事圆融顿渐周

酬别驾项牧公大士过访

曩游燕国辱荒筇又隔禾城五载多慧智双清比苏子释儒一贯羨维摩金汤法苑千秋
重玉镇山门万古歌曾是平分蠡水月今朝共话漫云过

赠调实陆居士

洙泗深探出杏林悬壶中有活人心拈来信手无非药放去随机总是金狮窟曾经遭返
踰蠡湖几度跃波心满怀浩气凌天汉庞老真规已见今

寄怀峡石道耕田居士

西浙山头老作家吟风弄月兴偏赍拈来尽是回生诀指点无非活死蛇忆昔湖天翻海
月从今峡石吐琼葩惭余东鲁无堪赠半叠空缄附远车

挽广文子先罗法兄

坝音绝响痛何伤举手容仪在画堂苦我看云眠白昼思君清梦落晨光书撚妙典千秋
炽德合乾坤万古长悲愿莫忘弘至道尚期重振我宗纲

赠中书林文伯护法

道洽维摩不二门喜君扶我破沙盆庭饶柏子馨幽远厨饌贫民德泽存几度庐陵酬米价一朝当地得根源满盛香饭芳流后清白传家世绝伦

范蠡湖

蠡水藏天海月辉凭虚极目远山微烟凝画阁冲霄汉柳拽晴霞挂晓晖院外钟声开秘户湖心碧涨涌禅扉螺蛳五色光含玉埤埭斜飞射紫薇

赠姑苏陈玉文大士

三度蓬扉为我开庭除清韵几株梅满怀经济传今古一室安闲谢往来匿迹尘嚣超世表浑家怡悦绝追陪喜观陋巷庞公老不尽光风透玉垓

赠庐陵聂晋人居士

维摩不二出凡尘指月堂前桂蕊新彩笔珠联成锦绣紫炉香霭结星辰千林曙色盈华屋一盏心灯耀比邻季世莫如存古道金鉅须辨大公真

挽墨云兄

同出彭门山麓长半生行脚事堪伤昔年厌作秋残梦今日翻归云外乡翰墨文成香露冷蒲龕坐断道情忘临风泪洒忝惆怅惟见寒梅列座傍

开基自适

斩棘诛茅象可游揭开生面露宗猷鏖残卓地虚空落斧钁修天补石头志劣有心栖涧壑身贫无计伴山丘祖翁田地都耕转从此真风韵不休

有感

松风水月发幽凉粪火深埋紫芋香半壁茑萝穿石窦满檐蛛网挂茅堂江湖燕雀浑无数宇宙蜉蝣空自忙不识灵源超幻化堪怜瓦砾每争光

除夕自警

萧寺幽清烟水傍一枝筇杖卓苔荒夜寒不说烹牛话雪冷尝思黍饭香几度禅流难措足多缘世态重温凉翻思树下先贤辈寒尽不知春昼长

喜高万仞居士至

垣倒牵云正结篱喜迎嘉客到柴扉柳堤摇落霜威重松岭青阴夜月迟莫效隔江招手去直教覲面决心疑庞公自是忘知解谩谓山僧放过伊

栾应龙请主创护国院(古察院基重建佛寺)

千秋宪署易僧堂肇建风幡作宝坊瓦砾光生云树霭榛茅砍尽兔狐藏天童献供基先立长者插标刹已彰愿藉调羹真妙手从今呵护有金汤

咏天宁古槐

多年老干势如龙绝后再苏叶更丰殿阁青标时响瑟云衢影映日充融两朝杰士留佳咏千古英名纪大功天运虽然无定理缅思造化实难穷

清凉双桧

风吹日炙枉稽年节操根深翠逼天双干粼粼来野鹤千枝簇簇霭朝烟含云吐碧清凉

古筛月垂阴城堞前历尽冰霜饶梵韵挺挺拱立势弥坚

即事

僻壤古祗桓筠松韵外寒殿高新月朗夜静碧天宽香篆来绳榻霜清薄玉栏无云笼草户采蕨玩林端

酬霖苍冀孝廉

梵宇开幽径长松夹岸分汲泉和月煮剪桂带香焚作赋宜新调敲诗布远闻知音谁得似静对有余芬

吊祥风尼庵主

道契无迷悟心空达本知死时能计日脱去定先期囊钵无余物瑶阶有紫芝撒然别众士谁羨末山尼

寿紫云旭云和尚

丹鹤唳松冈薰风拂石凉瑶章歌德化玉韵发幽香南斗开筹屋北辰拱翠长灵椿千载秀嘉气霭云堂

赠塘栖慧彰文玉法侄

克绍真师旨灯传华顶峰塘栖开慧日杖底布宗风道价腾吴越德音播楚鄆庭园兰桂茂葱翠影丛丛

赠姑苏徐用王居士

大道无缁素垂慈各现身青莲出焰宅皎月露家珍倾盖识荆晚剪蔬罄夙因释儒同一贯何用别疏亲

赠闽海素庵余堪舆

负笈来齐鲁英风众壑生坐庭观白昼敲冻烁寒铛百馎君尝遍一芹我独呈放怀谈往事经济莫谁评

天中阁遣怀

陋巷足身安机忘鸥鹭环室幽江月静窗启树云繁富有半肩衲贫无一陇山此时谁似我天外出头看

悼芝山林封翁

德风时共仰焰宅悟真机早竟安心法晚参净界仪饭僧尽半世事佛定全规堂上恩施丽满庭放紫芝

送舜日法侄北上

一棹来东鲁又乘济北风幽怀蠡水月故泛孟津舫彩缆凌天末孤筇返塞鸿法幢高卓日开化在英雄

长洲王匏山居士筑别业

高筑维摩室幽栖得自如门迎葑水月城僻土山庐道价超时表德风来远车柏庭含祖意相与话踌躇

端午和本师和尚韵

几株蒲艾庆端阳一道灵符绝覆藏百毒瘟 悉殄灭目前无法可商量
大悲即事

破衲弊庐乍可居刀耕火种老残矐矐头大义人难委卧月眠云意自如
托钵示众

潦倒荒居傲岁寒每持空钵乞高檀谁知尘内无人识独把枯桐石上弹
送展鹏童护法任滁州

抚字苍黔政贵清盐梅和鼎味如羹纶音定奏秋香美稚叟偕闻喜共迎
寿高双泉乡约七秩

心存古道德弥馨木铎声环有迳庭匡国文明敷大化从心耆算益遐龄
示大悲六现浚孙

话头疑到绝离微死尽偷心发上机勘汝个中通一线方知着破总非衣
示普韵梵行二法孙北上

憧憧象驾踞皇都几个能悬肘后符珍重贤孙无自弃长安道上展宗图
示颖谦津孙南参

烟水南天莫乱行别峰见得始惊人直须捻出虚空骨方许归家罢问津
示石龕石镜二曾孙游燕

负笠担囊度鲁邦远来齐地话偏长乌藤赠尔穿云出倒卓金台竖法幢
喜万珠禅师至

当年倾盖别同游越水吴山已十秋老我齐邦开筭户抬眸忽见故人颇
募衲衣

法身无相本来不挂寸丝报体有形毕竟须加服饰屡经寒暑催促衣裳零落千条特告
知音道个相应一句

示润宇律主南参请藏归燕

丛林遍历几多年雨洗风磨道骨坚已透法源亲彻底经归禅海利幽燕
示育庵颖慧二法孙游徐鲁

满路风光发上机杖垂高展万峰归施陈祗贵源头活大阐车溪播四维
示琢庵本璨二曾孙还齐晋

遍扣燕南是作家阳春白雪独纷哗当锋不让临机句拨转乾坤畅爪牙
佛事

供断桥伦祖真插香踏断天台石桥路威声随处展宗纲儿孙个个遭殃累千古令人恨转长。

礼无趣空祖塔浮幢卓出蠡湖边活祖师名墨迹鲜模范犹存壁碣语车溪流远布千川(有雪峤六师题活祖师额■■■)。

供鸳湖用师翁真冰心铁骨挽颓风古道棱棱思莫穷浙水闽山犹在望渊源流出孟津东。

供衡石钧法伯真坐断紫云最上峰高提祖印早流通虽然于世空无相大寂光生万象中。

金明介老人讣至真前拈香坐断蠡湖三十年纲宗九鼎一丝悬何期此日法幢折百万人天泪眼穿乃竖拂子指真云巍巍堂堂辉辉煌煌有一道大光射到大悲院里一众惊异山僧向道者是先师般涅槃之相诸禅德于斯观得不妨亲见先师如或未委遂插香奠云为你供养正恁么时还有覩面相呈者么以拂安香几云一把柳丝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栏干遂举哀展拜。

到金明介先师真前拈香巴陵三转语月白风清兴化一炷香腾今耀古拣点将来也是矢上加尖虽然如是千里趋风放过不可遂呈香云大众若道者个是香塞却鼻孔若道非香换却眼睛毕竟如何即得乃作[○@、]云一堂风冷淡千古意分明。

大慈扫介老人塔炷香敬礼慈容大寂中切聆诲语旧时同高风逸韵空今古灿灿黄金一国充。

永正扫一初法叔塔湖上曾同玩月时高提正令显多奇至今清韵光涵远古道迢迢孰可追。

奠主峰法兄塔当年于此竖宗猷拨尽尘坌未可眸正眼炼开千古面龙渊滚滚水长流(鼎革后寺宇■回■乃中兴也)。

景德山铎法兄真前烧香共蒂同师未识荆三千里外赖知音镕今铸古回天手克振家声有后英。

永正断愚法兄塔前设供炉锤活脱振诸方辣手施为格外彰别有超群纯孝迹弘机密用莫能量。

大悲世高法兄龕前上供一句超今古风前绝往还跋提河一曲血泪洒人间恭惟我法兄堂头和尚三十余年握金轮正印生佛莫逃其枢键五座道场恢济北宗风衲子难撓其锋锐大转法轮于辇下如杲日丽于中天高提宝剑于燕都若金毛吼于巨壑王臣问道缁素皈依正宜号令乎人天何期抽身于此地大众还知我法兄真实受用处么大机大用无人敌一盞一炉表弟兄。

龙渊古灯法兄真前设奠拈香毕曹山酒到即不点金牛饭点即不到愚弟今日旧款重拈也须知吾兄饮茶不湿口嚼饭不动齿若谓藏身处没踪迹面貌俨然没踪迹处莫藏身埵音满耳兹者聊申葵藿特表微诚且道吾兄还受也未喝一喝云定法不是法圣感霁仑禅师塔前上供本来自性天真通身了无影迹踏翻华藏世界者边那边不立恭惟圣感堂上霁仑法侄大和尚声和响顺之时急流勇退入大寂灭海阖国人追不再来衔花百鸟难寻觅大悲今日无以表怀一盞茶一炉香聊申昔爱乃插香云不是黄檀并紫柏寒香阵阵透西山。

紫云旭云禅师塔前设供恭惟和尚数主名刹两住紫云提南山之正印恢洞上之纲宗如赫日丽天一物无遗若皎月当空千江影映全超不借而转功就位不容拟议而衲子命绝不意新丰曲子唱罢南岳鋤斧抛却晚学无依后昆失怙只如大悲去年相约事今日何以践信乃爇香云一瓣黄檀一盏茶三千里来酬旧面。

天龙致和中公法侄禅师真前奠茶明珠照耀三千界至宝光澄海岳寒不住尘寰空影迹令人惆怅几多般唯我中公和尚高升大悲之堂智超伦品深入拈花之室道迈今时据天龙聿涌滔天白浪主安化光扬济北宗风真末世津梁后昆模范忽尔慈航罢渡慧日光回动我深思莫能顿释兹者敬陈藜藿用表愚诚乃举香召众曰看看只此千里意难尽百年心。

晦岳法侄请为古灯炯法兄封龕晴空一亘瑞霭千华湛尔灵光天香焕彩恭惟本山旧住炯法兄古灯和尚神机格外迥绝安排智辩宏深独超物表阐宗风于两浙垂法雨于上京为人则拔楔抽钉多方诱化处已则风清月白魔佛潜踪正当克振祖纲弘开道化诤期忽沉慧日顿折法幢北斗藏身阎浮坐断三日前手书遗嘱示寂顷法偈口宣大众还知者汉转身处么若无山僧为他据款结案遂封龕云无限香云笼玉户几多花雨砌金垓。

起龕拈杖曰巍巍独坐大定危然脚下无私通异路毗卢顶上鼓风雷者是吾兄平常机用山僧今日要与掀翻直使铁牛入海撞倒须弥木马嘶风蹋翻香海以杖卓一下复引龕云相随来也。

举火执炬云生死海中乃吾兄游戏之场烈火焰上是诸佛说法之处诸人还见吾兄于火焰上转大法轮么掷下炬云直须向火焰里听取良久云翻身劫外虚空舞逸韵风高万古传。

天惟长老请为天池瀛禅师火者汉生于浙右灭在山左死生会晤驴角马角铁壁银山横趋倒卓明济上三玄阐洞山五位震狮子音四隅芳草绿纵象王步满地落花红临末稍头一性迥超幻相正当敛衽长逝请完未了公案山僧与伊点出撺下火炬云一把无情火通身化作金。

嵩山棕大师请为药海法兄起龕南北参寻已数秋虚空踏破逞风流超方作略人皆仰何事藏身个里休药海孟公视死生如游戏场去来自在只如化缘既毕体露真常不住者边如何是转身一句以杖击龕云欲穷千里端在最初一步拽杖引出。

举火挥炬云昨日风大地山河万窍轰今日风无情共说入圆通法身大士早证无生了也蓦竖炬云惊起胜热婆罗门燎却虚空面目即指龕云只者个又作么生撺下火炬云善财不出户黑豆早生芽。

请为普度太虚律师起龕有佛处不得住好携栴栗横肩去无佛处急走过直入万峰深处坐恁么则不劳弹指顷过却几恒河虽然如是草鞋钱教谁还贐乃卓杖云且向别处商量。

为息机耆德火昨朝云澹澹今日又融融满地皆春色风和四野同山僧因行掉臂放出丙丁童子宣演胜热法门直教三世诸佛立地听取百城烟水彻底干枯直令息上座现出无数光明云幢作无边佛事掷下炬云还见么夹路桃花风雨后马蹄何处避残红。

请为晓空耆宿起棺虚空无向背日月自循环若到家山地乾坤气象闲举拂子云风送桂花香喷鼻云移月色上帘栊时节至理自融秋光片片落梧桐拽杖引出。

入塔朔风凛凛皑皑寒霜云腾碧落兮溪演无生之曲雁过长空今天回不灭之机以拂子指灵骨云只此物非他物便是晓禅一具骨今日拈来逢源合辙乃捧骨入塔云正恁么时落花无数随风扫惹得千峰笑点头。

彻微禅师灵骨入塔雪飞千树白风动万家寒匿迹微尘里舒机天地间喝一喝曰实际谛中人法双忘无缝塔开全体显现家山风月滚湛湛之波真寂觉场入空空之定竖拂子云会么突出虚空无向背个中消息许谁闻。

为莲悟大师起龕三年兀坐云龕看来不是久居且密移一步又作么生拈拂指云下坡不走快便难逢乃击龕一下云起。

请为祥风尼禅师起龕风来云布地雨过水横流举足泥莲现藕花香满洲拈杖击龕云还会么前村远烟浪别有好商量。

点主一点光通达随方露本真不藉春辉力灵花璨玉屏举笔云正恁么时且道祥风尼妙性圆明在什么处乃点主云云自帝乡出水归江汉流掷笔云咄安位曰真灵不昧同聚法筵昭穆宗支历历绵绵喝一喝云金香炉下铁昆仑世代光辉道脉传。

请为济川大师火离尘出世早已踏碎虚空叶落归根倏尔寂灭现前恭惟济川舟公身生鲁国披缁息翁仁寿棒下洞彻心宗天目室里密用潜行禅律并阐克继家声住世六十五僧腊二十末后视日将晷宴坐而寂更要山僧扫踪灭迹且如何即是举火炬云会么撺下云光前绝后超形表万丈神光脑后看请为道隆耆宿火举炬云当时恁么来野色更无山隔断今日恁么去天光直与水相连所以去来皆幻化生死等空华临行乞我一把火为汝脱却娘生裤撼下火云吽。

请送遍空律主济川大师二灵骨入塔无缝塔开不二关藏身岂在涅槃山瞥然直下光通处一月当天万境闲猗如云开塔启一句又作么生遂捧二灵骨入塔云双收双放千秋丽潭北湘南充国金。

为天响副寺火乍晴乍雨脚下幸无泥水迹非声非色溪边常有去来机所谓法无定相遇缘即会于此明得打开生死路是处没遮拦今日孝徒全浚请山僧为汝下一转语切忌错会蓦竖炬云纷纷皆决雨何处不秋光遂撼下火。

请为卜永生火拈炬云白云缥缈归鸟迷巢裂焰腾空还家就路了知四大本来空逍遥一亘元无碍且道抛却娘生面目如何话会掷下火云只者是汝放身舍命的处咄。

请为清宇张公起棺化城非久宝所非遥路入无生浑超世外且如何是起棺法要
喝一喝云梦幻空华岂用安排木马嘶风纵横天外拈杖击棺云起。

为润空禅人火来也空手来去也空手去卷起千山云一月当天住试看山僧火把
子煨得通身没些须以炬召众云直教润公入火光三昧去也便撼下炬为万宗禅人火
挥炬云性火真空无处回避性空真火了无向背豁开顶门一窍体露金风叶落知秋归
家稳坐山僧今日助汝一把火撺下云直须脱尽此形躯何必西方寻极乐。

康熙五十二年岁次癸巳九月 吉旦

嗣法门孙全浚捐资赍录板于嘉兴府 楞严寺

寄藏流通 宛陵刘敬承绣镌

正黄旗施录纸信士(柳时泰暨男柳 漳 刘士英 管五调 惟冀)

子孙藩盛入马财源吉祥者